

13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J 1 1928

~~Ch L 9297.74~~

~~Ch L 9301.74~~

Ch L<sup>R</sup> 9297/1184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六十

立制度

聖人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制作法度綱紀生民三代已還詳於典禮兩漢而降布在簡編故有制爵祿以懋功庸定車服以辨名數設關梁之禁以譏乎幾立符契之規以謹乎信著休息之令以休息官司定喪

紀之宜以正雅俗酌民情而為之節緣世變而為之  
文時被大中建茲彝憲上得其道下知其方尊國庇  
民何莫繇此於戲傳云各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  
事不成又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然則王者之立制  
也誠宜慎其名而慮其弊焉

漢高祖五年五月詔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

七大夫公大夫之爵七故謂諸侯子及其從軍歸者

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

亟急也爵或人君上所尊禮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

也十久立吏前曾不為決有辨訟及陳情者不早決斷甚亡謂也異

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亢者當也言高下相當無所取

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妄取此於何取此輕爵之法且法以有

功勞田宅行獨付與也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多自滿足也

而有功者顧不得顧反也若人反顧然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

訓甚不善守郡守也尉都尉也長令謂縣之長令也其令諸吏善遇高爵

稱吾邑稱縣副也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八年二月令公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賈人

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毼操兵乘騎馬賈人坐販賣者綺文繒也

即今之細綾也絺細葛也紵織紵為布及紋也罽織毛若今褐及氍毹之類也操持也兵凡兵器也乘駕車也騎

單騎也

十一年詔諸侯王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  
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謂各分其半右  
留京師左  
以與之

十月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  
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

安邑遠所食之地去長安遠吏卒給輪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

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為

謂為卿大夫者詔所止時以恩愛見留

十一年三月除闕無用傳

景帝中六年五月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馬衣服

宜稱稱其官也吏六百名以上皆長吏也長大也六百石位大夫亡

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

車朱兩轡據許慎李登說轡車之轡也左傳云以畜載部樂盈即是有部樂之車也千石

至六百石朱左轡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不吏出

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

令者謂王爵中尉及右內史也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先是吏多軍

功車服尚輕故為設禁

武帝征和二年初置城門屯兵更節加黃旄以長太

子發節以戰故加其上黃以別之

元帝初元五年冬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得為大夫

母父母兄弟通籍

司馬中者宮內門也籍者爲二尺竹牒計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

門案者相應乃得入也從官親近天子嘗侍從者皆是

哀帝綏和二年四月卽位六月詔除任子令博士弟子父母死子寧三年

平帝元始三年夏安漢公奏車服制度吏民養生送終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

後漢光武初伏波將軍馬援上書曰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城臯令印臯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人下人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

文字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建武中杜詩爲南陽太守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取其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歛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教令如有姦人詐僞無繇知覺愚以爲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憐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化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

和帝元年六月己酉初令伏閉盡日漢官舊儀曰伏日萬鬼行故盡

日閉不干它事

安帝元初三年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帝文

遺詔以日易月於後大臣遂以為至此復遵古制也

建光元年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

桓帝永興二年二月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服

永壽二年春正月初聽中官得行三年服中官常侍以下

魏明帝以公卿黼黻衮衣之飾擬於至尊多所減損

始制天子服刺繡文公卿服織成文及帝受命遵而

無改

晉武帝泰始三年初令二千石得終三年喪

太康四年制依漢故事給九卿朝車駕四及安車各

一乘

七年始制大臣聽終喪三年先是鄭默拜太鴻臚遭母喪舊制既喪還職默

遂自陳懇至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聽大臣終喪自默始也

後魏明元永興三年詔侍臣嘗帶劍

孝文延興二年五月詔軍警給雀印傳符決給馬印

太和十年四月始制五等公服

十七年九月詔廝養之戶不得與士民婚有文武之

才積勞應進者同庶族例聽之

十八年十二月革衣服之制

十九年九月丁亥詔曰諸有舊墓銘記見存昭然為

人所知者三公及位公者墓三十步尚書令僕九列

十五步黃門五較十步各不聽墜

二十年二月壬寅詔自非金革聽終三年喪

宣帝景明四年閏九月禁大司馬門不得車馬出入

孝明孝昌元年十一月辛亥詔曰大孝榮親著之昔

典故安平耄耄諸子滿朝

臣欽若等曰晉安平王自平年九十三有九子

今諸有父母年八十以上者聽居官祿養温清朝夕

奉莊建義元年五月詔以舊叙軍勲不得過征虜自

今以後依前式以上餘階積而為品其從與駕北來

之徒不在此例悉不聽破品受階請帛

後周武帝保定四年三月初令百官執笏

建德二年六月諸詔軍符旗皆畫以猛虎鷲鳥之象

二年正月初服短衣

四年四月初令上書者並為表於皇太子以下稱啓

六年九月初令民庶以上唯聽衣綢綿絲布絹綾紗

絹緇葛布等九種餘悉停斷朝祭之服不拘此例

宣政元年三月初服當冠以皂紗為之加簪而不施

纓遵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

隋高祖開皇三年五月改傳國璽曰受命璽

四年四月乙亥勅總管刺史父母及子年十五以上

不得將之官

九年四月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雌一雄一

十年十月頒木魚符於官五品以上

十五年五月制京官五品以上佩銅魚符七月制九

品已上官以理去職者聽並執笏

十六年六月辛丑詔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

不得改嫁

十七年頒銅虎符於驃騎車騎府

煬帝大業五年二月庚子制魏周官不得為蔭六月

壬戌制父母聽隨之官

六年詔從駕步達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貴賤異等雜

用五色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已上兼用緋綠

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

唐高祖初為唐王頒銀兔符於諸郡

武德元年九月改銀兔符為銅魚符

二年二月詔文官遭父母喪聽去職

先是帝從密謂侍臣曰隋末以

來多有叛逆從坐之罪所及便多人有子姪皆令外繼簿籍雖別居處猶同至有無其人妄為承嗣非在誣罔鬼神且亦棄同即異非朕興化之意也苟如此輩即令正之尚書左丞崔善為進曰欲求忠臣必於



孝子比為時多金革頗違墨經之義下憂之立制度起服無識之革衣冠以變無復戚容飲會之嗜燕啖自若如不糾劾恐傷風俗高祖曰既奪其情安可責其卒禮

七年四月詔遭父母喪者聽終制

太宗貞觀元年十一月己未制子弟年十九以下聽  
隨父兄之官

四年八月丙午詔曰車服以庸昔王令典貴賤有節  
禮經彛訓自末代澆浮采章訛雜卿士無高卑之序  
兆庶行僭侈之儀遂使金玉珠璣靡隔於玉璽錦繡  
綺縠下通於皂隸習俗為嘗流遁亡反因循已矣冀  
能懲革朕繼踵百王欽承寶運思弘典制垂範後胤

永鑒前失義存釐改其冠冕制度已備令文至於尋  
常服飾未為差等今已詳定具如別式宜即頒下咸  
使聞知於是三品已上服紫四品以下服緋六品七  
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婦人從其夫也

八年四月帝初服翼善冠賜貴臣進德冠因謂侍臣  
曰幘頭起周武帝益取於軍容耳今海內無虞當息  
武事此冠頗採古法無類幘頭適宜嘗服可與袴褶  
通用

十一年二月丁巳詔曰佐命功臣義深舟楫或定謀  
帷幄或身推行陣同濟艱危克承鴻業追念在昔何

日忘之使逝者無知咸歸寂寞若營魂有識遠如疇曩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漢民使將相陪陵又給以東園秘噐篤忠之義恩意深厚古人之志豈異我哉自今已後功臣密戚外德業尤著如有薨亡宜賜塋地一所及其秘噐使其窀穸之時喪事無闕所司依此營備稱朕意焉

十月癸丑詔曰乾坤合德爰著易簡之功君臣一體克成中和之治遠取諸物若舟楫之濟巨川近取諸身猶股肱之載元首同心叶契存歿以之故諸侯列葬周文始創其禮大臣陪陵魏武重申其制去病佐

漢還奉茂鄉之塋夷吾相齊終托牛山之墓茲益往聖垂範前賢遺則錄曩昔之宿心篤始終之大義者也皇運之初時逢交喪掃除多難光啓鴻業謀臣武將競進轉門之前明德異才爭趨魏闕之下或雲雷伊始功參締構或光華在日績著弼諧及密戚懿親舊齒宿德委質先朝特蒙故遇者自今已後身薨之日所司宜卽以墓地並給東園秘噐事從優厚庶敦追遠之義以申罔極之懷

二十二年癸卯令百僚朔望袴褶以朝

高宗永徽二年四月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

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

三年二月帝以天下無虞百姓務簡每至旬暇百寮許不視事

五年八月己未詔五品已上薨卒者隨身魚不必追

顯慶元年四月制文武官人五品以上老及病不因罪解者並聽同致仕例

龍朔二年六月乙丑初令僧尼道士女冠等致敬父母

咸亨三年五月始令京四品五品職事佩銀魚袋

上元元年八月戊戌詔一品已下文官並帶手巾筭袋刀子磨石其武官欲帶手巾筭袋者亦聽文武官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帶四品服深緋金帶五品服淺緋金帶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並銀帶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深青並鑰石帶庶人服黃銅鉄帶先是九品已上入朝參及視事聽兼服黃雘陽尉柳延夜行為部人所歐帝聞之以章服錯亂下詔申明之自此朝參行列一切不許著黃

辛丑詔公私齋會及參集之處道士女冠在東僧尼在西不須更爲先後

三年閏三月詔曰制勅施行既爲永式比用白紙多有蟲蠹自今以後尚書省頒下諸司諸州及下縣宜並用黃紙其承制勅之司量爲卷軸以備披簡

中宗神龍二年八月制京官五品已上依舊式佩銀魚袋

九月戊辰詔停京官六品已下著緋袴褶今各依本品爲定

景龍元年十月勅宮殿門皇城門京城門禁苑門左右內外各給交魚符一合巡魚符一合左廂及門門魚一合右廂給閉門魚一合左符付監門掌交番巡

察每夜並非時開閉則用之

睿宗景雲二年四月制九品以上一品已下文武依上元故事帶手巾笄袋武官威帶七事鞞鞞並足其腰帶一品已下五品已上並用金六品七品並用銀八品九品共用鑰石魚袋著紫者金帶著緋者銀袋  
玄宗先天二年三月癸巳詔制勅表狀書奏箋牒年月等數作一十二三三十四十字

開元二年閏二月癸亥令道士女冠僧尼致拜父母  
三月癸卯詔曰章服所施貴賤攸別苟容僭越未爲獎勵承前諸軍人多有僭緋及魚袋者軍中卑品此

色甚多無功賞借深非道理宜勅諸軍鎮但是從京借魚袋及無灼然功者軍中權借者並委州軍長官勅到並卽收取待立功日據功合得卽將已上者委軍將先借後奏其靈武和戎大武幽州鎮軍赤水河源瀚海安西定遠等軍旣臨賊衝事籍懸賞量軍大小各封賞金魚袋五十枚並委軍將臨時行賞

七月戊戌詔曰雕文刻鏤衣紈履繇習俗相誇殊塗競爽傷風敗俗爲弊良久珠玉錦繡旣令禁斷在二三品已上飾以玉四品以上飾以金五品已上飾以銀者宜於腰帶及御盞酒杯杓依式自外委

婦人衣服各隨其夫子其已有錦繡衣服聽染爲皂成段者官爲市取天下更不得採取珠玉刻鏤器玩造作錦繡珠繩織成帖緇二色綾綺羅作畫鳳禽獸等異文字及堅欄錦文者决杖一百受僱工匠降一等科之兩京及諸州舊有官織錦坊悉停是月又詔京官所帶跨巾筭袋每朝參日著外官牙日著餘日停

五年九月戊申詔曰君臣之間不當有隱敷納之事必在無私比年百司及諸使奏陳皆侍仗下頗乖公道須有革正自今已後非灼然秘密不合彰露者並

令封狀奏如文書浩大事理交雜者仍進先狀其史官自依舊例

六年七月庚申詔曰有司及奏事皆合對狀公言比日已來多仗下獨奏宜申明舊式誥語令知如緣曹吏司細務及有秘密不合對仗奏者聽仗下奏

十二年詔曰朱紫貴服所以分別班品自非有德有功不可輕爲賞借自今已後諸軍節度大使灼然有知功勞須權行給賞任量借色及魚袋仍具狀奏

十二年詔有司試天下僧尼年六十已下者限落者退還俗不得以坐禪對策儀試諸寺三階院通入太院不得有異

十七年八月戊辰詔曰僧尼數多踰濫不少先經磨勘欲令真僞區分仍慮猶有非違都遺括檢聞奏憑此造籍以爲準繩如聞所繇條例非愜致姦妄轉更滋生因卽舉推罪者使衆宜依開元十六年舊籍爲之更不須造寫自今已後綱維大德侍養權隸不得輒于外取

二十一年七月詔曰道教釋教其來一體都忘彼我不自貴高近者道士女冠稱臣子之禮僧尼企踵勤誠請之儀以爲佛初戒度付囑國王猥當負荷願在

宣布蓋欲崇其教而先於朕者也自今已後僧尼一  
依道士女冠例無拜其父母宜增修戒行無違僧律  
興行至道俾在於此

二十二年諸道採訪使華州刺史李尚隲等奏請各  
置印從之

二十三年六月吏部尚書李昂奏曰伏見告身印與  
曹印文同形同參雜難以區分望請准司勳兵部印  
文中加告身兩字許之

二十四年二月壬戌許寒食通清明四日爲假

二十五年五月丙子詔曰緋紫之服班命所崇以賞

有功不可踰濫如聞諸軍賞借人數甚多曾無甄別  
是何道理自今已後除灼然有戰功餘不得輒賞

十一月丁亥御史大夫李適之奏曰臣伏以朝服准

式皆合備具比來有稱慘故式致乖踈臣望自今已

後每當正止及緣大禮應朝官并六品清官並服朱

衣餘六品已下望許通著袴褶朔望日請依舊文武

官朝集使並服袴褶如有慘故准式不合著朱衣袴

褶者其日聽不入朝自餘應合著不著者請奪一月

俸以懲不恪其蕃官望不在此限如情愿著者請聽

餘望依今式許之

天寶元年正月一日改元詔曰文宣垂訓事必正名而黃鉞古來以金為飾金者應五行之數有肅殺之威去金稱黃理或未當其黃鉞宜改為金鉞副威武之義焉

三載九月詔曰頃叙功勞累增勳級上在國外許及周親是謂賞延載榮宗族迴充賜物匪厚朝恩其准格上在國外有餘勳迴授周親

五載六月勅三伏內令宰相辰時還宅

七月勅應緣玉璽及符璽既改為寶其璽書宜改為

寶書

秦有符璽今歷代遵之唐長壽中改為神璽傳國及六璽並為寶神龍初復為璽開元初又改

為寶也

六載六月詔曰立身揚名所以廣孝流根自葉亦在推恩既切因親之心須開議事之制其內外文官五品已上官父祖無資蔭者其所用蔭宜同子孫用蔭之例五服之紀宜所致及三千之屬以報免懷齊斬之殊雖存出母之制顧復之慕何申有子之思其出嫁母宜終服三載又詔曰重門夜開以達陽氣群司朝宴樂在時和屬此上元當修齋錄其於賞會必備葷羶比來因循稍將非便自今已後每至正月改取十七十八十九日夜開坊市門仍永為嘗式



七載正月太常卿韋韜奏御案褥牀帷等望去紫用赤黃從之

十載正月詔曰禮之王制垂範作程亦既觀德訓人孝敬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孝享奉先禮文有辨令三品已上乃許立廟永言廣敬載感于懷其京官正員四品清望官及五品清官並許立私廟是載改傳國寶為承天大寶

代宗寶應二年三月戊子有司奏中書門下五品官准式賜物並同四品及叙三品即不需恩並御史中丞自今已後望許叙名從之

廣德二年二月戊午詔曰三年之喪謂之達禮自非金革不可從權其文官自今已後並許終制一切不得輒有奏請

大曆七年秋七月壬辰勅中元前一日後一日宜准舊例並休假

十三年詔自今已後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  
德宗貞元三年十月復降魚書停刺史務之令

在令  
刺史

停代皆降魚符合之然後命自至德以來多不施行又即將估權代刺史悉稟其教令魚符廢及是漳州刺史坐事將鞠之有司復請降魚書停務從之求其書式不獲乃劾魚書曰勅漳州緣刺史張孫有犯令遣監察御史蘓弁往彼停務問推宜知

四年正月乙卯詔曰嘗參官比來請假東都拜掃多廢曠職事任遣子弟以申情禮

五年正月乙卯詔曰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漢崇上巳晉紀重陽或說禳除雖因舊俗與眾共樂誠洽當時朕以春方發生候及仲月勾萌畢達天地和同俾其昭蘇宜助暢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以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之數內外官司休假一日於是宰臣李泌奏中和節請令文武百僚以是日進農書司農獻種稂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問遺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以祈年穀從之

六年三月丙午加寒食假寧七日

八月初造藍田渭橋等鎮遏使印凡二十三紐九月初收諸道進奏院官印三十紐悉碎之

七年三月初賜節度觀察使新制時服帝方織作呈閣所宜帝曰頃來賜衣文綵不嘗非制也朕今思之節度使以鵠銜綬帶取武毅以靖封內觀察使以鴈銜儀委取其行列有序牧人有威儀也

儀委瑞草也瑞草圖云王

者愛人則瑞草生也

十一月令嘗參官入閣不得奔走其周已下喪朝會禁慘服俄又命服衣綾袍金玉帶

初金吾將軍沈房有弟喪衣慘服入

閣帝問宰相董晉等對曰准式許周以下服纓不合衣淺色帝曰南班何得有之曰因循而然又問冠冕之制曰古之服冠冕者動有珮玉之嚮所以備步也夫至敬之地步武有嘗不趨而奔致僭君前虧敬慎也在朝武士袍以綾五品已上帶服金玉取其文綵畫飾以奉上也是以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君親一致昔尚書郎含香老萊子綵服皆此義也服純纓非制也帝乃詔各從舊制

八年五月初令授臺省官者各具舉至於授官詔是

先即官缺左右丞舉之御史缺大夫中丞舉之詔書不其所舉及趙景陸贄為相建議郎官不宜專于左右丞宜令尚書及左右丞侍郎各舉其可詔書著其所舉官名御史亦如之異日考殿最以觀舉主能否從之未幾皆不行

閏十二月門下省奏郵驛條式應給紙券除門下外諸使諸州不得給往還券至所詣州府納之別給券

俾還其嘗參官在外除授及分付假寧往來並給券從之

十年二月詔曰君臣之際義莫重焉每聞薨殂深用

惻悼宜厚哀榮之禮以申終始之恩文武朝臣有薨卒者自今已後其月俸料宜全給仍更准本官一月

俸料以為贈若諸司三品已上官及尚書省四品官仍令有司舉舊令聞奏行吊祭之禮務從優備用稱

朕懷初左庶子雷威以是月朔卒有司以故事計其月俸以日數給之帝聞之故有是命以廣恩澤

無幾有致仕官卒者有司以官雖致仕而朝朔望請悉同正官卒者給贖從之

三月初置司封司勳考功甲庫印各一

十一年二月置度支水運供軍印

四月勅書賜南詔異牟尋及子各勸清平官鄭廻尹

求寬等各一書書左始引中書二官宣奉行復舊制也

五月初鑄河東監軍之印監軍有印自此始也

十三年七月宗正卿嗣吳王獻奏簡王府諮議參軍

嗣寧王子淑葬請鹵簿宰臣等議以子淑官卑不合

給特詔令給因下詔自今已後嗣王薨日宜令所司

供鹵簿永爲常式

憲宗元和元年三月戊辰詔常參官寒食拜墓在

兆府界內者聽進止

八月甲申御史臺奏新授嘗參官在城未上及在外

未到假故等准令式職事官假故滿百日卽令停解

其未上官等並無正文武或滿百日無憑舉奏請自

今已後如有在城授官疾病未上者在外授官勅到

後計水陸程外滿百日者並停解從之

三年二月詔朝官寒食拜掃及出城任假內外來不

須奏聽進止

四年三月監餼轉運使李翼奏職兼兩使請各爲一

印許之

五年四月庚寅御史中丞王播奏准故事御史到館

驛已處上廳中使後至即就別廳如中使先至御史亦就別廳近日多不遵守中使或不詣往例貴欲逾越御史若不守故事俱失憲章喧競道途深乖事體伏請各令遵奉故事與其守分制可其諸司三品官及中書門下尚書省官或出衙制命或入赴闕處諸道節度觀察使赴本道及朝覲并前節度觀察使勅追赴朝廷者亦准此先是監察御史元稹自東華赴闕至敷水驛宿上廳中官他士良後至爭廳門閉斫入詰詈稹稹襪而走廳後士良隨以鞭擊稹面傷遂兼以他坐貶官臺司因請定制焉

六年十二月甲申詔立戟官中大夫守京兆尹上柱

國臨淄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元義方朝議大夫守

尚書戶部侍郎判度支護軍賜紫金魚袋盧坦立戟

雖令式所著似有闕文而臺閣相承久為定制盧坦

元義方如有所見即令上聞造次而行殊乖審慎宜

各罰一月俸料其戟仍令所司收納左司郎中陸則

勾簡之任發付不精禮部員外郎崔備工部員外郎

元祐等或以禮許人或守官假器此於申請其過尤

深各罰一季俸料緣兵興已來勳賞超越其所立戟

須有明文宜令所司准舊制侍官皆勳至三品然後

申請仍編於格令永為嘗式近例立戟者率有銀青階而義方獨據令上柱

國官三品者十二戟無以階叙戟之文牒省司不能詣在式立戟之後轉為四品官者自非賤授兼判勳階其戟不奪既而盧坦以前任宣州刺史是三品兼護軍又請戟立已列於門議者以坦居四品官狀原無據臺司將劾而未舉吏部尚書鄭餘慶該練舊章至自東都揚言于朝以為大不可臺司因移牒詰禮部狀稱今文內只言勳官並不言階而自貞元以來立戟十八家並無銀青色下階者遂以上聞故階坐罰而申之續放免陸則雀備元祐一月俸料甲申勅盧坦等所罰錢宜令部省收貯充省中修補已後別勅量罰並送部省貯每至歲終奏數其餘賍罰依前御史臺收管

七年十一月丁丑詔自今遇輟朝日中書門下宜同假日不須入

八年八月壬寅吏部奏請差定文武官告紙軸之物色五品已上用大花異文綾紙紫羅標檀木軸六品

已下朝官並內裝寫許與大花綾標餘小花綾紙通用紫綾標檀木軸命婦邑號許用色牒花素紙小花諸色錦標紅牙軸其紅地獨窠金錦線花牒紅花牙撥鏤鈿軸等除恩賜請並禁斷從之

九年十月戊辰以尚書左丞呂元膺為工部尚書元東都畱守舊例命畱守必賜旗甲與方鎮畧同及元膺受任竟無所賜朝論以東有寇虞時用元膺尤不當削以沮威望諫官上疏援華汝壽三州例賜戎械居守之重固宜寵賜帝曰此數處並不當與其後遂皆停

十三年八月乙亥詔應同司官有大功已上親者但  
 非連判及勾簡之官並官長則不在迴避改授之限  
 况國朝故事不少勅令明文具存其官署同職異司  
 雖父子兄弟亦無所嫌起今已後宜准天寶二年七  
 月六日勅處分時刑部員外郎楊嗣復以父於陵戶  
 部侍郎遂以近例迴避嫌請出省宰臣  
 等舉令式奏請故有是勅

十四年四月橫海軍節度使烏重胤奏臣以河朔能  
 抗拒朝命者其大畧可見所管刺史失其權與職分  
 反使鎮將領事若刺史各得職分又有鎮兵則節度  
 使雖有安祿山史思明之姦惡豈能據一州為反哉

所以河朔六十年能不奉朝命者只以奪刺史權與  
 縣令職守而自作威福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舉公  
 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并令刺史收管從之

丙寅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防禦經畧等使所管支郡  
 除本州軍使外別置鎮遏守捉兵馬者並令屬刺史  
 如刺史帶本州團練防禦鎮遏等使其兵馬名額便  
 隸此使如無別使即屬軍事其有遠於溪洞接連蠻  
 蕃之處特建城鎮不關州郡者則不在此限自艱難  
 以來天

下右武節將權尤重遂於所管諸郡別置鎮兵以大  
 將主之干擾郡政或為姦盜其弊日又至是宰臣因  
 烏重胤之請  
 始奏罷之

穆宗元年正月卽位三月詔滿青統押海蕃每年皆有朝賀比差部領人數較多今寇盜旣夷典章須守宜以後差此官正試相兼不得過五人

六月賜河中節度使韓弘印一面先是皇甫鏘爲相頗排故相李絳罷河中節度使爲防禦使而命絳爲之至弘復授旌節而以印賜焉

七月平盧節度使奏准勅押加新羅渤海兩蕃請印一面從之

長慶二年八月勅秋夏之間嘗多水潦如緣暮夜遭雨道路不通車駕宜使放其日朝參委御史臺勾當仍每具聞奏如雨不至甚不在此例

三年五月秘書省監李隨奏請造當司圖書印一面從之

四年二月甲辰勅文武百僚寒食出城及於京畿內拜掃宜令自今月二十六日已後任去餘准長慶二年二月十四日勅處分

敬宗寶曆元年正月特建武昌軍額命宰相牛僧孺爲節度使丙辰牛僧孺請奏使卽從之



册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六十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六十一

立制度第二

唐文宗太和元年五月癸酉左神策軍奏當軍請鑄

南山採造印一面

二年六月四方館奏請賜印一面仍以中書省四方

館為名許之

册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六十一

三年十二月己未以董重質克神策諸道行營西川節度使奏請置印一面從之

四年六月飛龍廐襄城羣牧請鑄印可之

是月左右神策軍奏當軍於鳳翔扶風縣營出採造寶雞縣採造斜谷南山吳山寶雞扶風營田共四所各請鑄印並可之

五年四月內外各省使奏請鑄印從之

是月麟州刺史崔應交刺史銅魚去貞元十七年蕃寇陷州城因以失墜自後刺史多是權知因循久不更請今請勅所司鑄賜從之

六年六月戊寅右僕射王涯准勅詳度諸司制度條件等禮部式親王及三品已上若二王後服色用紫飾以玉五品已上服色用朱飾以金七品已上服色用綠飾以銀九品已上服色用青飾以鍮石應服綠及青人謂經職事官成及食祿者其用勲官及爵並諸司依出身品仍各佩刀礪紛帨流外官及庶人服色用黃飾以銅鐵其諸親朝賀宴會服飾各依所准品諸司一品二品許服玉及通犀三品許服花犀及班犀及玉又服青碧者許通服綠餘請依禮部式諸部曲客女奴婢服通服青碧其命婦客女及婢聽同

庶人奴及部曲請許通服黃白皂其命婦准格客女及婢得同庶人其衣服婢及庶人女婦請兼許服夾纈丈夫請通服黃白如屬諸軍使司及屬諸道任依本色日流例其女人不得服黃紫爲裙及銀泥罨畫錦繡等餘請依令式其袍襖制度三品已上伏請許服鵝銜瑞草鴈銜綬帶及對孔雀綾袍襖四品五品伏請許服地黃花及交枝綾六品已上朝參官許服小團窠綾及無文綾隔織紗獨織等克除此色外應有奇文異制袍襖綾等並請禁斷其中書門下省尚書省御史臺及諸司三品官並請勅下後一月日改易

應諸嘗參官限勅下後兩月日改革餘非嘗參官並許五月日改革外州府以勅到日起限其衫布制度內外文武嘗參官及供奉官外州府四品已上官請許通服絲布仍不得有花紋餘請一切禁斷其花絲布及撩綾除供御外請委所在長吏禁毀訖當聞奏其不合服絲布者請勅下後限一月日內並須改易丈夫袍襖衫等曳地不得長二寸已上衣袖不得廣濶一尺三寸已上婦人制裙不得濶五幅已上裙條曳地不得長三寸襦袖等不得廣一尺五寸已上婦人高髻險粧去眉開額甚垂風俗頗壞當儀費用

金銀過爲首飾並請禁斷其粧梳釵篋等儀請勒依  
貞元中舊制仍請勅下後諸司及州府榜示限一月  
內改革又吳越之間織造高頭草履織如綾縠前代  
所無費日害功頗爲奢巧伏請委所在長吏當日切  
加禁絕其諸綵帛縵或高頭履及平頭小花草履旣  
任依舊餘請依所司條流准儀制令諸軍一品已下  
五品已上皆通幘六品已下皆不用幘者令非冊拜  
及婚會並不用幘又准六典及禮部式諸文武赴朝  
諸府遵從職事一品及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  
聽七騎二品及特進五騎三品及散官三騎四品五  
品兩騎六品已下一騎其散官及以禮去官五品已  
上將從不得過兩騎若京城外將從不在此限今約  
品秩職事官一品職七騎二品及中書門下三品五  
騎三品及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尚書省四品三騎  
四品五品兩騎鞍通鍮石裝其散官及以禮去官者  
五品已上不得過一騎若京城外及勲績顯著職事  
繁重者不在此限七品已下非嘗參官並不得馬從  
未任者聽乘屬馬鞍用烏漆裝右請一品二品九騎  
三品七騎四品五品兩騎六品一騎其京城應繁重  
者不在此限六品已下非嘗參官不得以馬從六品

已上非嘗參官周親未任者聽乘馬餘未任聽乘屬  
 馬小馬鞍用烏漆裝其胥吏雜色人不在此限其鞍  
 轡裝飾據所司條流得用銀者四品以下並得許用  
 垂頭押勝其用銀鑰石者並不得用間裝其軍容隊  
 伍要資華飾不在此限餘並依所司條流准少府式  
 公主出降犢車兩乘一金銅裝郡主犢車兩乘一銅  
 裝縣主犢車兩乘一銅裝又准鹵簿令外命婦一品  
 厭翟車六乘二品三品白銅飾犢車一從車四乘四  
 品白銅飾犢車一從車二乘者今此附前件令式參  
 酌今時之宜婦人本來乘車近來率用檐子事已成  
 俗教在因人今請外命婦一品二品中書門下三品  
 母妻金銅飾檐子昇不得過八人三品金銅飾犢車  
 金銅飾檐子昇不得過六人非尚書省御史臺卽白  
 銅飾檐子昇不得過四人四品五品白銅飾犢車白  
 銅飾檐子昇不得過四人六品已下畫奚車檐子昇  
 不得過四人胥吏及商賈妻子並不乘奚車及檐子  
 其老疾者聽乘葦輦步本及也車及籠籠昇不得過  
 二人庶人准此右伏緣白銅先已禁斷今請應合用  
 銅者通用鑰石胥吏商賈妻女老疾者聽乘座車及  
 葦輦車餘並請准所司條流處分商人乘馬前代所

禁近日得以恣其乘騎雕鞍銀鐙裝飾煥爛從以童騎騁以康莊此最爲僭越伏請切令禁斷庶人往此師僧道士除網維及兩街大德餘並不得乘馬請依所司條流處分准營繕令王公已下舍屋不得施重拱藻井三品已上堂舍不得過五間九架仍廳厦兩頭門屋不得過三間五架五品已上堂舍不得過五間七架亦廳厦兩頭門屋不得過三間兩下仍通作烏頭大門勳官各依本品六品七品已下堂舍不得過三間五架門屋不得過一架兩下非嘗參官不得造軸心舍及不得施懸魚對鳳瓦獸通拱乳梁裝飾

祖父舍宅蔭子孫雖蔭盡仍聽依舊居住天下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樓閣臨視人家近者或有不守勅文因循製造自今已後伏請禁斷庶人所造堂舍不得過三間四架門屋不得過一間兩架下仍不得輒施裝飾准律諸營造舍宅于今有違者杖一百雖會赦皆令改正之其物可賣者聽賣若經赦後百日不改去及賣論如律又准大曆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勅京城內坊市宅舍輒不得毀拆今若頓令改去恐爲倍費其已成者許不毀拆自今已後宜令禁斷應制度衣服車乘器用宮室等其諸軍諸使職掌官等

並請約文武官例各委本軍本使以職掌高下約爲等第比類聞奏應三省御史臺兩京諸司及諸道在城職掌官等諸不許用本官本品例仍並不得服犀玉及車馬不得飾以金銀應諸色條件伏請委御史臺知彈御史兩巡使京兆尹及東都留守河南尹留臺御史外州府長吏准條件月日切加糾察如有違越沒入所犯物仍量加決責其嘗參官品聞奏其在城諸軍諸使各委本司勾當如本司勾當不及者委臺司覺察聞奏以前臣涯等奉勅令臣等同爲詳定酌中奏聞者伏以法惟無作作則必行令貴在寬寬則可久今臣等約所司條件令式舊章從俗酌宜務遵中道詔曰理道所關制度最切近者風俗踰侈歲月滋甚人隳本業用多費財爰命有司載舉彝制務從簡朴度可久行將使尊卑有倫刑罰少息其喪葬婚嫁吉凶禮物皆有著定尤聞僭差雖不在條件之物亦委所司准令式勾當仍切加捉搦不得輒有容縱軍國異容古今通禮禁軍仗衛雜飾及諸道節度等使應緣軍裝衣服卽不在此限或有留令慢法委御史臺彈奏當坐長吏用清頽風帝自御極躬自儉約將革奢侈之弊遂命有司示以制度勅下之後浮

議囂騰京兆尹杜棕於勅內條件易施行者奏請仍寬其限事竟不行公議惜之

八年八月乙酉詔嘗參官私事請假者罷給乘傳

九年三月庚午左丞陳敬休卒癸酉詔曰官至丞郎

皆朕所委不幸云亡宜其為之廢朝况朝會班列本

在諸司三品之上比限近勅或乖通理昨因敬休殞

喪載深傷惻自今丞郎宜准諸司三品官罷朝一日

九年甲子詔京諸司少卿監少尹等並大卿監大尹

分曹視事同禪大政河南太原等七州少尹及大都

督府左右司馬諸州上佐等亦如之並從憲司之請

十二月勅創造諫院印一面以諫院之印為文

諫院舊無

印苟有章疏各于本司請印諫官有印人多知之至是特勅置印兼詔諫臣凡所論事有關機密宜別以狀列之不須以官銜給署

開成元年五月集賢殿御書院請鑄小印一面以御

書為文

二年十二月幽州節度使史元忠奏當管八州淮門

下牒追刺史右魚各一隻臣勘自天寶末年頗有兵

戈並多失墜伏乞各賜新銅魚可之

三年四月中書門下奏宰相帶平章事出鎮請朝官

為幕府自今已後不得過五人官至侍御史已上即



許兼奏章服從之

武宗會昌三年五月勅諸道節度使隨身不得過六十人觀察使不得過四十人經畧都護不得過三十人永爲定式

宣宗大中四年五月御史臺奏准今年正月一日節文今欲條流京百司見任官但請假往處計程限一月已上者便請從發日准節文逐貫尅二百來克給承後判察官如在一月內參假者不在此限從之

五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加恩使請准會昌三年六月勅所受禮例不過三千疋仍請頒示天下諸道從之

哀帝天祐二年四月詔曰東上西上二閣門制置各別至於嘗事則以東上居先或大忌進名遂用西閣爲便同於禮式何表區分頃緣閣監擅權乃以陰陽取位不思南面但啟西門邇來相承未議更改詳其稱謂似爽規儀自五月一日已後嘗朝取東上閣門或遇忌日奉慰卽開西上閣門永爲定制

三年六月勅文武百寮每月一度入閣於貞觀大殿朝廷正衙遇正至之辰受羣臣朝賀比來視朔未正規儀今後於崇勳殿入閣付所司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正月辛亥中書奏准本朝故事

如封建諸王內命婦及宰相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諸道節度觀察團練防禦留後郎中書帖官告索綾紙票軸下所司書寫印署畢進入宣賜其文武兩班並諸道官員及奏薦將較勅下後並合是本道進奏院或本官自於所司送納朱膠綾紙價錢各請出給伏自僞廷皆隳本朝事例每降文字下中書不分別重輕便令官給告示遂致所司公事全失規程自今後如非前件事例並請官中不給告示其內司大官並侍衛及賞軍功將較轉官卽不在此限所與受宣賜者信榮恩渥非事例者不敢希求一則致顯辨尊卑

一則免無名費耗從之

二月詔應於諸道見使斗秤並是僞朝所定宜令所司別造新朝斗秤頒下諸道其見使者納官毀廢

八月中書奏僞廷之時諸藩參佐皆從除授自今後諸道除節度副使兩使判官除授外其餘職員并諸州軍事判官各任本處奏辟其軍事判官仍不在奏官之限所與招延之禮皆合於前規簡辟之間無聞於濫舉從之

九月詔今後支郡公事須申本道本道騰狀奏聞租庸使合有徵催只牒觀察使貴全禮體

三年正月戊戌勅兵吏部以臺省禮錢為名所司妄有留滯在京者遽難應付外來者固是淹延須至條流與絕訛弊自此後特恩授官侍衛軍功改轉內廷諸司帶職外來進奉闕廷綾紙並宜官給無令收買舊例朱膠一切停廢禮錢亦不徵取又慮所司因闕人吏不辦食直糧課逐月兩司各支與錢四十貫文至於臺省禮錢宜特蠲減比舊數五分許徵一分其特恩已下並不得徵納禮錢仍令中書門下條流勅畫經過諸司無至停滯其官告如是宣旨除授及品秩合進呈者准例送回餘並送納中書門下點簡給

付勅書到本司十通已上官限三月內印署了三十通已上限五日五十通已上中書門下與催促如臨時緩急宣賜不拘此限少府監鑄造印文元屬禮部兩司無有推注停滯諸道使臣廣徵銅炭價錢納後別須邀索自此凡鑄印宜令本司限勅到五日內進呈不計諸道在京並不得徵納銅炭價錢所破料物並計數於租庸院請領仍預嘗給付價錢使盡計帳于租庸院更請或有故違必行典憲

明宗天成元年七月辛未勅三京諸道節度團練防禦使刺史文武將吏州縣職員皆進月旦起居表起

今已後除節度使留後團練防禦使唯正至進賀表其四孟月並可止絕式叶舊儀八月勅藩鎮幕職皆有舊規奏薦官寮須循前例苟或隳紊難止弊訛承前使府奏請判官率皆隨府除移府罷亦罷近年流例有異前規使府雖已除移判官原安舊職起今已後若是朝廷除授者卽不許使府除移如是使府奏請卽皆隨府移罷舊例藩侯帶平章事者所奏請判官殿中丞已上許奏緋中丞已上許奏紫今不帶平章事處亦同帶平章事例處分如防禦團練使奏請判官自員外郎以下不在奏緋之限其所奏判官州

縣官並須將歷任告身隨奏至京如未曾有官假稱試攝亦奏狀內分明署出如藩鎮留後及權知軍州事並不在奏請判官之限如刺史要奏州縣官須申本道請發表章不得自奏近日判官奏請從事本無官緒妄結虛銜不計職位高卑多是請兼朱紫不唯紊亂實故俸求宜令通下諸道州府切准勅命處分十一月甲戌吏部侍郎劉岳奏凡在立朝悉是爲臣之責每蒙進秩咸加報上之忠奉勅命以遷升因當感并降綸言而褒飾或未捧觀將使知罷陟之繇認訓誥之旨必在各頒官告令視制詞處班列以增光

傳子孫而永耀伏請自今凡有除轉登朝官已上任  
京閣門宣賜在外則付本州使賜之物旨朝官素有  
品秩不可一例頒宣文班三品已上丞郎給舍諫議

武班大將軍已上宜賜官告

舊例吏部出告身納出朱膠紙軸錢分給朝臣

或親舊者隨卽給付而官貧不辦者但領勅牒而已喪亂之後因以為嘗朝臣多不出告身制下之後中書但收其制辭編為勅甲本官不見獎飭之詞故有是奏勅旨不編班得事體也其後執政者相與謀罷朱膠紙軸之例以為天下吏員無多除拜以簡給膠軸之費歲不過數萬國家既錫以祿位而邀其膠紙之直是巨細不相稱也因奏覆凡中外官除拜並宣賜官告然執政之議雖善蓋圖其始不料其終何者同光世至天成初官爵之命在於除授中外正員官其餘侍御帖號則寵徽軍中將較而已自長興已來除授日多上至軍中卒伍下迨州使鎮戎簿籍胥吏之流皆有銀青宮憲之號每歲給賜告身動盈數萬

非止膠紙之虛費財力而又賞激之道難以勸功以臣料終則知執政圖始之非善也勸作事謀始凡執政者慎圖之

二年正月詔曰亂離斯久法制多隳不有舉明從何禁止而衣服羈馬之流多踰品式起今後三京及州使職員名目是押衙兵馬使指揮使騎馬使得有暖坐諸部軍將衙官使下係名籍者只得依紫皂庶人商旅只著白衣此係不得參雜兼有富戶或投名於勢要以求影庇或希假攝貴免丁徭須議條流以懲踰越如有此色人仰所在禁勘追索所受文書申奏當行嚴斷以肅奸欺

四年正月，中書奏凡外朝官，此後並令中謝從之。  
長興元年七月，勅諸道得替防禦團練等使及刺史到京朝見後，並宜班行比擬。如未有員闕，可令隨嘗參官逐日至。

十月，給事中崔行奏：當省給納諸州銅魚，勘問本行令史狀稱：內庫每州有銅魚八隻，一隻大七隻小兩隻，右五隻左其右銅魚一隻，長留在內，留一隻在本州庫。逐季申報平安。左魚五隻皆鑄，次第字號。每新除刺史到郡後，卽差人到當省請領左魚。當司覆奏內庫次第出給左魚一隻，當省責領分付到州集官。

史取州庫右魚，契合却差人送左魚納省。如別除刺史州司又請次第左右周而復始。臣以州司差人請魚往來，須有煩費。請此後所除刺史在京受命，或經過都城者，可令自牒當省請左魚齎歸本郡，契合然後差人納省，所與稍免煩勞。從之。

二年四月己巳，勅朝臣居喪終制，委御史臺具姓名申奏。諸道賓從除喪後，各宜行恩。命州縣官纔受新命及到任，一考前丁憂者服闋日除官。

十月丙寅，勅皇王御宇，切在推恩。臣下盡忠，皆思勵節。顯祖宗於奕世，耀妻子以榮家。位有高低，事無偏

立制度一  
黨方當景運務洽羣心將弘莫大之規宜定維新之制自此在朝臣寮及藩侯郡守據理例合得追贈者新受命後便於所司投狀旋與施行封妻蔭子准格合得者亦施行兼自中興以來外官曾任朝班據在朝時品秩格例合得封贈叙封未霑恩命者並與施行其叙封妻室品蔭子孫等仍令所司一一具格式申奏其或應得而不與之者罪在所司官吏其餘進馬齋卽遇有員闕據資蔭合得先受官者先與收補後受官者據月日依次第施行如或徇私公然越次奉人本司官吏當行責罰仍令御史臺嘗加訪察不得輒有違越庶激爲臣爲子盡孝盡忠各守公方共禪皇化

三年正月戊申中書門下奏見任宰臣四員外其餘諸使兼侍中中書令平章事並是使相向來班序皆在見任宰臣之下今緣秦王從榮是親王新加兼中書令與諸使相不同每遇排班及到中書位次今特商議伏以政事之權雖崇四輔周行之列亦長諸王宜顯奉於本枝固不同於異姓今後望請親王官至兼侍中中書令則與見任宰臣分班定位宰臣居左諸王兼侍中中書令居右如親王及諸使守侍中中

書令亦竝是使相既不知印不署勅亦分行居右其餘使相請依舊規從之

壬子太常禮院奏衣服制度准

貞觀四年八月十四日詔曰冠冕制度已備令文藝嘗服飾未爲差等於是三品已上服紫四品五品已上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婦人從未之色仍通服黃至五年七月一日勅七品已上服龜甲雙巨十花綾其色綠九品已上服絲布及雜小綾其色青又咸亨五年五月十日勅如聞在外軍人百姓有不依令式遂於袍衫之內着朱紫青綠等色短衫襖子或在間野公然露服貴賤莫辨有蠹蕤倫自今已後衣服上下各依品秩上得通下下不得僭上仍令所司嚴加禁斷

又武德四年七月十六日制三品已上服大料細綾及羅其色紫五品已上服小料細綾及羅其色朱六品已上服絲布雜小綾交梭其色黃七品八品九品流外庶人服細綾繩布其色黃白者又永徽三年八月十四日詔魚袋之制恩榮所加本緣品命帶魚之法事章要重者臣今詳酌本非朝命不得輒懸魚袋內外臣僚所衣朱紫服飾降於近代不越時宜將徒



衣裝各立軍號當司從來無例檢詳其經商百姓等則不得著色樣綾羅及紫皂雜色衣服金色帶亦不載短長制度勅旨禮所奏內外臣僚所衣朱紫服飾不越時宜將健衣裝各立軍號一切仍舊其經商百姓不得著色樣綾羅及紫皂雜色衣服金色帶等宜依

四月甲寅勅諸道節度都護防禦團練等使及刺史到朝廷未有班位定規起今後不帶使相節度使班位可取使相班為例據檢校官高者為上如檢校同即先授者為上其諸州防禦團練使刺史亦准此仍前資居見任之下

愍帝應順元年三月故忠武軍節度使孟鵠男遵古上言乞立先臣神道碑詔今後藩侯帶同平章事已上薨謝者並差官撰文宣賜未帶相印及刺史以令式合立碑者其文任自製撰不在奏聞

末帝清泰二年三月辛亥兩街功德使雍王重美奏每年誕節諸道州府奏薦僧尼道士紫衣師號漸多今欲量立條式僧講論講經表白各三科文章應制十二科持念一科禪聲贊科並於本伎能中條貫道士經法科試義十道講論科試經論文章應制科試詩

表白科試聲喉聲贊科試步虛三教焚脩科試齋醮儀詔曰重美學洞儒玄官居尹正因三教之議論希千春之渥恩特立條流以防濫進從之

晉高祖天福二年四月己亥詔今後立妃及拜免三公宰相及命將封親王公主宜令并降制命餘從令式處分甲辰中書奏以二月二十六日勅內外官臣僚亡父母祖父母據品秩未封贈已封贈三代者更加恩命按舊制一品官亡父已上三代約其子官品第降一等亡母追封國號祖母已上第降一等勅曰自家刑國歷代明規祖德宗功前王至訓在君上之

尊則異在臣下之孝皆同凡有公田並立私廟自經多難不舉舊章今以應運開基體元命化不思奉已專務安人高低推念祖之誠內外保貽孫之慶其內外官等准勅合與三代已下封贈者並以見居官品數比擬奠使人之例不輕王父之尊永載簡編普示孝理是月中書奏翰林志節文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行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將日制並使白麻紙不使印雙日起草候閣門之鑰入而後進隻日百僚立班於宣政殿樞密使引案自東上閣門出若拜免宰相卽委通事舍人餘付中書門下並通事舍人短

步而宣出機要速亦使雙日甚者雖休假追朝而出之勅曰九五之尊億兆所賴法天敷化師古宣風宜循歷代之規以補前王之闕今據翰林志言立后不言立妃言儲君不言親王公主兼三師位在三公之上亦不在其間起今後立妃及拜免三公宰相及命將封親王公主宜令並降制命餘從令式處分

開七月壬申尚書戶部奏李自倫義居七世准勅旌表門間先有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代同居其旌表有廳事去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閶闔一丈二尺二柱相去一丈柱端安瓦桶墨染號爲烏頭築雙闕一丈

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衝十有五步槐柳成列今舉此爲例則令式不該詔王仲昭正廳烏頭門等事不載令文又無勅命旣非故事難贖大倫宜從令式只表門間於李自倫所居之前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掉楔門外左右各建一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臺之形勢以白泥四隅染赤其行列樹植隨其事力其同籍簿課役一准令式

十一月戊午中書奏准雜令車駕巡幸所州縣官人見在駕所祇承賜會竝同京官可之

三年五月勅舊制內外臣僚據官品私門合立戟事

將相之崇朝廷所重竝輸忠節仰奉宗祧宜旌佐國之功顯示榮家之慶應中外臣僚帶平章事侍中中書令及諸道節度使並許私門立戟仍竝官給并各賜詔書仍據官品依令式處分

七月中書奏准勅製皇帝受命寶今按唐書貞觀十六年太宗刻受命玄璽白玉為螭首其文曰皇天景

命有德者昌勅曰受命寶宜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

為文

按受命寶者天子脩封禪禮神祇則用之其始皆破皇業錢以製之皇業者藩邸王事之所有

七年二月甲辰勅應內外諸司諸使及諸道州府凡有諸色公事須具奏聞今後不得將白狀及劄子記

事申覆如事關機密即准先降宣命寶封斜角不題

事目通下其合申中書及中書勘會公事所申狀亦

須是本司及逐處官員印署不得將白狀及記事劄

子兼令司局抄劄供申宜令御史臺及宣徽院三司

衛司諸道州府切准此指揮

少帝天福七年六月即位九月勅曰留守之任委寄

非輕凡降絲綸宜同將相起今後除授留守宜降麻

制仍付所司

開運三年正月詔改鑄天下合同印書詔印御前印

竝以黃金為之

漢隱帝乾祐三年五月詔諸道州府差置散從官大府五百人上州三百人下州二百人勅本處團集官係立節級檢校教習以警備州城

周太祖廣順元年三月辛卯勅職當參佐位列賓僚苟無職馭之人頗異築臺之禮雖事因改易而理未酌中宜降明文庶永爲制副留守節度副使行軍兩京少尹留守判官兩使判命竝許差定當直人力不得過十五人節度推官防禦團練軍事判官不得過十人諸府少尹書記友使防禦團練副使不得過七人竝取本廳舊當職人力數少不及新定數目只仰

依舊人數差定仍令逐處係帳收管此外如敢不遵

條制多有占差額外影占人戶其本官當行朝典

漢隱帝時有人言府州從事令錄皆請料錢自合顧人驅使不合差遣百姓丁戶秉政者然之下詔州府從事令錄本處先差職役竝速放散歸農不得差爲參從貧官有獨行趨府者太祖頗知之故有是命

三年七月丁酉勅賦稅婚田比來州縣之職盜賊烟火元係巡鎮之司各有區分不相踰越或侵職分是紊規繩切慮所在職員尚循舊弊須行條貫以正紀綱京兆鳳翔府同華邠鄜耀等州所管州縣軍鎮頃

因唐末藩鎮殊風久歷歲時未能釐革政途不一何以教民其婚田聽訟賦稅丁徭合是令佐之職其檢奸捕盜庇護部民合是軍鎮警察之職今後各守職分專切提撕如所職踈遺各行按責其州府不得差監徵軍將下縣庶期靜辦無使煩勞

世宗顯德四年七月甲辰詔曰准令諸田宅婚姻起十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日州縣爭論舊有釐革每至農月貴塞訟端近聞官吏因循繇此成弊凡有訴競故作逗遛至時而不與盡詞入務而即便停罷強猾者因此得志孤弱者無以自伸起今後應有人論

訴物業婚姻取十一月一日後許陳詞狀至二月三十日權停自三月三十日已前如有陳詞至權停日公事未了絕者仰本處州縣亦與盡理勘逐須見定奪了絕其本處官吏如敢違慢竝當重責其三月一日後至十月三十日前如有婚田詞訟者州縣不得與理若是交相侵奪情理妨害不可停滯者不拘此限

五年十月癸卯鑄奉使印五十面

六年三月癸酉勅銅魚之設載前編原其始初蓋防僞濫今諸道牧守每遇除移竝特降放制書又何

假於符契如聞請納頗是煩勞宜易前規罷茲虛器  
其銅魚竝宜停廢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六十二

發號令 第一

易姤之象曰后以施命告四方書曰令出惟行蓋夫  
誥誓之文自三王而始作者矣若夫履至尊之重司  
生人之命固必講求治道疇咨政典籍合謨訓懋建  
皇極使命令之出若流水之順化導所及類隨風之

懼其或因事立制乘時創法防禁之設以謹乎踰矩  
約束之行以昭乎垂範明懸賞格以速於夷兇申嚴  
憲度以臻於敦俗自非較若畫一簡而易從理契於  
物宜事式於古訓垂可久而靡忒示必信而不愆亦  
何以厭伏乎羣心渙汗乎大號者也

商成湯既黜夏命出其王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至自

東郊告諸侯羣后無不有功於民勤力廼事予廼大

罰殛女母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於外其有功於民

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脩

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

故後有立一作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

予音與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母之一作在國

女母我怨以令諸侯

周成王歸自奄代奄歸在宗周誥庶邦誥以禍福作多方衆方

天下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於宗周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

又叛曾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

四國多方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稱周公以別王自告惟爾殷侯尹民

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殷之諸侯正民者我天下汝命謂誅紂也言天下無

不知紂暴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於祀惟帝降格

於夏大惟為王謀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有夏桀惟天下至戒於夏以譴告之謂災異



誕厥逸不肯感言於民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

言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於帝之迪言桀乃大為過

日勸於乃爾攸聞言桀之惡厥圖帝之命不克聞於

民之麗桀其謀天之命不能聞于民乃大降罰崇亂

有夏因甲於內亂桀乃大下罰於民重亂有夏言殘

亂內之不能善奉於人眾無大惟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

進恭德大舒情於治民桀洪舒於民政亦惟有夏之民貪叨忿憤

謂殘賊臣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桀惡改

更求民主以代之正大明刑殄有夏惟天不昇純湯命

刑絕有夏惟天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於多

享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惟夏之恭多

士大不克明保享於民惟桀之所謂恭人眾士大不

任同乃胥惟虐於民至於百為大不克開桀之眾士

已者暴虐于民至于百端所為言虐非乃惟成湯克以爾

多方簡代夏作民主賢大代夏政為天下民至慎厥

麗乃勸厥民刑用勸湯慎其施政於民民乃勸善其

以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言白湯至于

王道畏慎輔相無不明有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

德慎去刑罰亦能勸善帝乙已上要察囚情絕戮眾罪

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亦能勸善開于無罪之人必無

帝王部

亦能勸善開于無罪之人必無

亦能勸善開于無罪之人必無

枉縱亦能用勸善今至於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至今

于汝君謂紂不能用汝眾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

非天庸釋有夏歎而順其事以告汝多方非天非天

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庸有

辭非天用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汝眾方大為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故見誅

滅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於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夏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無親佑

有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後王紂逸豫其過圖厥政

不蠲烝天惟降時喪紂謀其政不潔進於善故惟聖

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惟善人無念于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于善則為

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亡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

主罔可念聽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與其改

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

天天惟求汝眾方之賢大動紂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惟我周王靈承於旅惟汝眾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

政得人心克堪用德惟典神天言周文武能堪用德惟可

天惟式教我用休簡并殷命尹爾多方天以我周德

用美道伐殷大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眾方之諸侯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

爾四國民命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天下爾曷

不悅裕之于爾多方汝曷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於

冊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六十一 四

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於我周王

以享大之命而為不安乎今爾尚宅爾宅改爾田爾曷不惠王熙

天之命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若汝嘗宅君臣民皆尚得改汝故曰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

而自懷疑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汝所蹈行數為不安汝心未愛我周故

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盡播棄天命

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於正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為不嘗謀信

干正我惟時其告教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我惟汝如是

謀信于正道故其告教之謂許以文誥至於再至於

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乃有不用我降爾

三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即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我乃其大罰殛之我誥教戰要囚汝已至再三汝其有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汝

若乃其大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非

罰誅之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

士暨殷多士王歎而以道告汝今爾奔走走臣我監五

祀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衆士今汝奔走來從臣我我監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越

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於惟有相長事小大眾正官之人汝

無不能用法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

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小大多正自為不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哉汝

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哉汝爾尚不忌於凶德

亦則以稷稷在乃位汝庶幾不自忌入于凶德克閱

於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承力改爾田汝能使我閱其

于汝邑而以汝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天

惟昇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汝能修善天惟與汝

賜汝言受多福之祚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非但受

乃蹈大道在王庭庶幾修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

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王歎而言

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爾乃惟逸惟頗

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貪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

逃爾土若爾乃惟逸豫頗僻大棄王命則惟汝眾方

之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我不惟多誥汝

汝告爾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於和則無我怨

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汝無我怨解所以再三加誅之意

康王既尸天子尸主也王天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既受顧命群臣陳戒遂報告之因是曰遂康王之誥求諸侯之王出在應

門之內出畢門立應門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

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

北面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賓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

曰臣衛來朝而遇喪遂因見新太保皆再拜稽首王

義嗣德答拜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太

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冢宰與司徒皆共

戒不言諸侯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大

改大國殷之王 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言武

受道而順之能愛我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武

用敷遺後人休 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丁賞罰

無窮 今王敬之哉 敬天道務崇 張皇六師無壞我高

祖寡命 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 王若曰庶邦侯甸

衛男 順其戒而告之不 惟予一人釗報誥 報其 昔君

文武丕平富不務咎 言先君文武道大政 底至齊信

用昭明於天下 致行至忠信之道明顯 則亦有熊羆

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 言文武既聖則亦有勇 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

二心之臣共 用端命於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君聖臣良用端直之命於上天天大 乃命建侯樹屏

在我後之人 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對以爲 今予

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於先王天子

姓諸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稱同

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而法循之 雖

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 言雖汝身在外土爲諸

在王室熊羆之士 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各當用

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

趨出 已聽誥命趨出罷退 王釋冕反喪服 脫去黼冕 反服喪服

居倚 諸侯歸國朝臣就次 王釋冕反喪服 脫去黼冕 反服喪服

漢高祖二年使諸將畧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

者封萬戶若者豫及之辭言以萬人或以一郡降者皆封萬戶

六年令天下縣邑城皇后公主所食田邑令各築其城也縣之與邑皆令築城

十一年冬以代相國陳豨反帝親征之詔諸縣堅守

不降及寇者復租三歲

十二年二月詔曰吾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於

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

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下及食邑而重臣之親

或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歛女子公主為列侯食

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

第室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於天下賢士功臣

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

伐誅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文帝七年十月令列侯太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

石無得擅徵捕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後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得

也稱也景帝後二年十月省徹侯之國文帝遣列侯之國今省之省音所領反

武帝天漢二年十一月詔關內都尉曰今豪傑雖遠

交依東方群盜其謹察出入者

征和二年戾太子反帝在甘泉賜丞相璽書曰捕斬

帝五部

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櫓楯也遠與敵戰故以車馬櫓用自蔽也一說櫓望敵母接短兵多殺傷士眾用短兵則士眾多死傷堅閉城門母令反者得出

宣帝本始四年四月郡國地震或山摧詔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

五鳳二年八月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民嫁

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小雅

伐木之詩也餱食也愆過也言人無恩德不相勿行飲食則闕乾餱之事為過惡也乾音干餱音候

苛政

成帝陽朔二年春寒詔曰昔在帝堯立義和之義

和氏世掌天地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

於蕃時雍黎眾也時是也雍和也言眾民於是變化用是大和蕃多也尚書作變而此紀作蕃

兩說並通蕃音扶元反明以陰陽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

陰陽薄而小之謂為輕小所奏請多違時政時政川令也

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言迺相因循以所不知之而欲

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

永始四年六月詔曰聖王明禮制序尊卑異車服以

章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

義而下利

以義為上以利為下

方今世俗奢僭罔極

罔無也靡極中也

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

則法也

未聞脩

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務廣第宅興

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

被皮義切

設鐘鼓備女樂車

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寢以成俗

寢漸也

而欲望

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

小雅節南山之詩也赫赫盛貌也師尹尹氏為大師之官也言居位盛高備為眾庶

所瞻其中勅有司以漸禁之

謂約束也

青綠民所常服且

勿止

然則禁紅紫之屬列位近臣各自省改

省視也視而改之論語稱曾子

曰吾日三省其身

司隸較尉察不變者

哀帝綏和二年四月即位六月詔郡國察吏殘賊酷

虐者以時退有司無得舉赦前往事博士弟子父母

死與寧三年

寧與處家喪

後漢光武建成六年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

人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

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

吏可并合者

并必政切

上大司徒大司馬二府於是條奏

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七年正月詔曰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於富者

奢僭貧者單財

單盡也

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



乃知其咎

倉卒謂喪亂也謂厚葬者皆被發掘故乃知其咎咎惡也

其布告天下

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

明帝永平十二年五月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

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

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

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

供終朝之費子孫饑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

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遊食者衆

游食謂浮食者

有

司具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之郡國

章帝建初七年九月幸偃師至河內下詔曰車駕行

秋稼觀收穫因陟郡界皆精騎輕行無它輜重不得

輒脩橋道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

刺探謂伺探音湯

檻切出入前後以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

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

元和二年正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葶甲宜助

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

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輿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

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

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

幅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萬吏人同

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間勅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順帝永建二年二月詔以民入山鑿石發洩藏氣勅有司簡察所當禁絕

魏太祖為漢丞相建安八年五月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魏書云綏却也有前一尺無却一寸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

之將軍者被於... 而家受罪於內也自命將征行但

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

罪失利者免官爵魏書載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

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于能則上鬪士食於功則率輕於死二者設于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鬪之士并受祿賞而可立功與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昔之言一似管窺虎歟

文帝黃初五年詔曰近之不綏何遠之懷今事多而

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泰山

之哭者以為苛政甚於猛虎吾被儒者之風服聖人

之遺教豈可以日翫其辭行違其誠者哉廣議輕刑

冊府元龜 卷之六十一  
發號令  
以惠百姓

明帝太和三年七月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太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或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叙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佑而非罪師丹中正之諫用致丁傳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繇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爲戒後嗣萬一有繇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

之義敢爲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統以干正統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

晉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詔曰昔王凌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鄧艾雖矜功失節然束手受罪今大赦其家還使立後興滅繼絕約法省刑除魏氏宗室禁錮諸將吏遭三年喪者遣寧終喪百姓復其徭役罷部曲將長吏以下質任省郡國御調禁樂府靡麗百戲之伎及雕文游畋之具開直言路置諫官以掌之

丹府元龜 卷之六十一  
五年正月勅戒郡國計吏諸郡國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游食商販其休假者令與父兄同其勤勞豪勢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

咸寧四年詔曰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誕傷財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

惠帝永平元年正月詔子弟及羣官並不得謁陵

元帝太興元年四月初禁招魂葬

成帝咸和八年正月令諸郡舉力人能舉千五百斤以上者

安帝義熙元年五月禁絹扇及樗蒲

後魏道武天興三年十二月詔曰世俗謂漢高起於布衣而有天下此未達其故也夫劉承堯統曠世繼德有蛇龍之徵致雲彩之應五緯上聚天人俱協明革命之主大運所鍾不可以非望求也然狂狹之徒所以顛蹶而不已者誠惑於逐鹿之說而迷於天命也故有踵覆車之軌蹈覆轍之蹤毒甚者傾州郡害微者敗邑里至乃身死名頹殃及九族縱亂隨滅死而不悔豈不痛哉故春秋之義大一統吳楚僭號父加誅絕君子賤其僞名比之塵垢自非繼聖載德天

人合會帝王之業夫豈虛應歷觀古今不義而求非  
望者徒喪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鋸之誅有國有家者  
誠能推興廢之有期保天命之不易察徵應之潛授  
杜競逐之邪言絕奸雄之僭肆思多福於止足則幾  
於神智矣如此則可以保榮祿於天年流餘慶於後  
世夫然故禍悖無緣而生兵甲何因而起凡厥來世  
勗哉戒之可不慎歟時太史屬奏天文錯亂帝親筮  
占多云改王易政故數革官號一欲防塞凶狡二欲  
消災應變已而慮羣下疑惑心誇腹非丙申復詔曰  
上古之治尚德下名有任而無爵易治而事序故邪

謀閉而不起奸慝絕而不作周姬之末下凌上替以

號自定以位制祿卿世其官大夫遂事陽德不暢義

發家倍故蒙繇此起兵繇此作秦漢之弊捨德崇侈

能否混雜賢愚相亂庶官失序任非其人於是忠義

之道寢廉耻之節廢退讓之風絕毀譽之議興莫不

繇乎貴尚名位而禍敗及之矣古置三公職大憂重

故曰待罪宰相將委任責成非虛寵祿也而今世俗

僉以台輔爲榮貴企慕而求之夫此職司在人主之

所任耳用之所重舍之所輕所貴者至矣何取於鼎

司之虛稱也夫桀紂之南面雖高而不可薄姬之爲

下雖卑而不可尊一官可以効智華門可以垂範苟以道德爲實賢於覆餗蔀家矣故量已者令終而義全昧利者身陷而名滅利之與名毀譽之疵競道之與德神識之家寶是故道義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於道不可以爲宜爵無補於門不可以爲用用而不禁爲病深矣能通其變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來者誠思成敗之理察治亂之繇鑒殷周之失革秦漢之弊則幾於治矣

大武大延三年五月詔曰方今寇逆消殄天下漸晏比年以來屢詔有司班宣惠政與民寧息而內外羣官及牧守令長不能憂勤所司紀察非法廢公帶私更相隱置濁貨爲官政存苟且夫法之不用自上犯之其令天下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

太平真君五年正月詔曰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私養沙門巫及金銀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詣官曹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巫沙門身處至人門誅

九月十月以婚姻奢靡喪葬過度詔有司更爲料限文成興光元年九月閉都城門大索三日獲姦人亡命數百人

大安五年詔曰夫褒賞必於有功刑罰審於有罪此古今之所同繇來之嘗式牧守蒞民侵食百姓以營家業王賦不克雖歲滿去職應計前逋正其刑罪而主者失於督察不加彈坐使有罪者優游獲免無罪者妄受其辜是啟姦邪之路長貪暴之心豈所謂原情處罪以正天下自今諸遷代者仰別在職殿最案制治罪克舉者加以爵寵有愆者肆之刑戮使能否殊異刑賞不差主者明爲條制以爲嘗楷

和平四年十二月辛丑詔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所以殊等級示軌儀今喪葬嫁娶大禮未備貴勢豪富越度奢靡非所謂式昭典憲者有司爲之條格使貴賤有章上下咸序著之於令壬寅詔夫婚姻者人之始是以夫婦之義三綱之首禮之重者莫過於斯尊卑高下宜令區別然中世以來貴族之門多不率法或貪利財賄或因緣私好在於苟合無所擇選今貴賤不分巨細同貫塵穢清化虧損人倫將何以宣示典謀垂之來裔今制皇族師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與百工伎巧卑姓爲婚犯者加罪

獻文天安元年七月辛亥詔諸有詐取爵位罪特原之削其爵職其有祖父假爵號貨求正名者不聽繼

冊元 發號令  
襲諸非勞進超遷者亦各還初不以實聞者以大不  
敬論

皇興五年三月乙亥詔曰天安以來軍國多務南定  
徐方北掃遺虜征戍之人亡窳非一雖罪合刑書每  
加哀宥然寬政猶水逋逃遂多宜申明典刑以肅奸  
僞自今諸有逃亡之兵及下代守宰浮游不赴者限  
六月三十日悉聽歸首不首者論如律

孝文延興二年詔沙門不得去寺浮游民間行者仰  
去以公文  
聲

四年二月辛未禁斷寒食

五年四月詔禁畜鷹鷂開相告之制

六年禁殺牛馬

大和二年五月詔婚娉過禮則嫁娶有失時之弊厚  
葬送終則生者有糜費之苦聖王知其如此故申之  
以禮數約之以法禁廼者民漸奢尚婚葬越軌致貧  
富相高貴賤無別又皇族貴戚及士民之家不惟氏  
族下與非類婚耦先帝親發明詔爲之科禁而百姓  
習嘗仍不肅改朕今憲章舊典祇案先制著之律令  
永爲定准犯者以違制論

三年詔曰治因教寬弊由網密今侯職千數姦巧弄



威重罪受財不列細過吹毛而舉其一切罰之於是  
更置謹直者數百人以防諠鬪自是銜術吏民安其  
職業

七年正月詔曰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以增脩寬  
政而明不燭遠寔有缺焉故見問守宰苛虐之狀於  
州郡使者令秀孝計椽而對多不實甚乖朕虛求之  
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誅然情猶未忍可恕罪聽  
歸申下天下使知後犯無恕

十九年正月帝伐齊至懸瓠詔禁淮北之民不得侵  
掠犯者以大辟論

六年乙亥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若有違者免  
所居官是年廣川王諧薨有司奏廣川王妃薨於代  
京未審以新尊從於卑舊爲復以卑舊來就新尊詔  
曰遷雒之人自茲厥後恐可歸骸叩嶺皆不得就塋  
嘗代其有夫先葬在北婦今葬在南婦人從夫宜還  
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妻墳在嘗代夫死  
於雒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從之若異葬  
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皆得任之  
其戶屬燕趙身官京雒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  
州者各得任意

二十五五年三月癸丑詔介山之邑聽爲寒食自餘禁  
斷

七月丁亥詔邪佞毀朝固惟治蠹貪夫竊位大政以  
虧王者彈劾不肖明黜資祿又曰輕徭薄賦君人常  
理歲中嘗役具以狀聞

宣武景明四年十二月詔曰先朝制立軌式庶事唯  
允但歲積人移物情乖惰比或擅有增損廢墜不行  
或守舊違宜時有妨舛或職分錯亂互相推委其下  
有司列其疑闕速以奏聞

正始元年十月詔斷羣官白衣募吏

永平二年四月詔曰聖人濟世隨物汙隆或正或權  
理無常在先朝以雲駕甫遷嵩基始構河雒民庶從  
舊未安代來新宅尚不能就伊闕西南郡蠻填聚沔  
陽賦城連邑作戍蠶爾愚巴心未純欸故暫抑造育  
之仁權受肅姦之法今京師天固與昔不同揚郢荆  
益皆爲我有保嶮諸蠻罔不歸附商洛民情誠倍往  
日唯樊襄已南仁乖道政被拘隔化非民之咎而無  
賴之徒輕相劫掠屠害良善離人父兄蕭衍爲酷實  
亦深矣便可放彼掠民示其大惠捨此殘賊未令之  
愆并勅緣邊州鎮自今以後不聽境外寇盜犯者罪

同境內若州鎮主將知容不糾坐之如律

六月詔曰江海方同車書宜一諸州軌轍南北不等

今可申勅四友使遠近無二

四年五月詔禁天文之學

延昌二年二月詔定奴良之制以景明為斷

九月詔以貴族豪門崇習奢侈詔尚書嚴立限級節

其流宕

孝明熙平元年七月重申殺牛之禁

二年十月詔曰北京根舊帝業所基南遷二紀猶有

留任懷本樂故未能自遣若未遷者悉可聽之仍停

妄堵永業門才術藝應於時求者自別徵引不在斯

例周之子孫漢之劉族遍於海內咸致蕃衍豈拘南

北千里而已哉

神龜元年十二月詔曰民生有終下歸兆域京邑隱

賑口盈億萬貴賤攸憑未有定所為民父母尤宜存

恤今制乾甫山以西擬為九原也

正光五年八月詔曰賞貴宿勞明主嘗德恩沾舊績

哲后藝範太祖道武皇帝應期撥亂大造區夏世祖

太武皇帝纘戎丕緒光闡王業躬率六師掃清通穢

諸州鎮城人本克牙爪服勤征旅契濶行間備嘗勞

劇逮顯宗獻文皇帝自北被南淮海思躋便差割強  
族分衛方鎮高祖孝文皇帝遠遵盤庚將遷嵩維規  
遏北疆蕩闢南境選良家會俯增戍朔垂戎捍所寄  
寔惟斯等先帝以其誠效既亮方加酬賜會宛郢馳  
烽胸泗告警軍旗頻動兵連積歲茲恩仍寢用迄于  
今怨叛之興頗繇於此朕叨承乾曆撫馭宇宙調風  
布政思廣惠液宜追述前恩敷茲後施諸州鎮軍貫  
元非犯配者悉免爲民鎮改爲州依舊立稱此等世  
習干戈率多勁勇今旣甄拔應思報効可三五簡發  
討彼沙隴當使人齊其力奮擊先驅妖黨犯醜必可  
蕩蕩衝鐸斬級自依嘗賞

孝昌元年八月癸酉詔斷遠近貢獻珍麗違者免官  
十二月壬午詔曰高祖以大明定功世宗以下武寧  
亂聲溢朔南化清中宇業盛隆周祚延七百朕幼齡  
纂曆風馭鴻基戰戰兢兢若臨深淵闡於治道政刑  
未孚權臣擅命亂我朝式致使西秦跋扈朔漠構妖  
蠢爾荆蠻氛埃不息孔熾甚於涇陽出車切於細柳  
師旅盤桓留滯不進北涓懸危南陽告急將虧荆沔  
之地以致感國之憂今茅轂搃腕爪牙歎憤並欲摧  
挫封豕勦截長蛇使人神兩秦幽明獻吉朕將躬馭

六師掃蕩連穢其配依六軍分隸熊虎前驅後隊左翼右師必令將帥雄果軍吏明齊糧仗車馬速度時須其有失律亡軍兵卒逃叛盜賊劫掠伏竄山澤者免其征咎錄其後効別立募格聽其自新廣下州郡令赴軍所先討荆蠻疆理南服戈旗東指掃平淮外然後奮七萃於西戎騰五牛於北狄躬撫亂離之苦面恤饑寒之患爾乃還蹕蒿宇飲至廟庭沉璧河雒告成泰岱豈不盛歟百官外內牧守軍宰宜各肅勤用明爾職

孝莊建義元年六月己酉詔諸有私馬仗從戎者職人役優兩大階亦授實官若武藝超倫者雖無私馬亦依前條雖不超倫但射槩超關一藝而膽略有施者依第出身外者優一大階一軍級實官若無姓第者從八品出身階依前加特授實官七月丁巳詔從四品以上從征者不得優階正四品者優一階級從三品已上從征者優一大階正五品已下還依前格若有正階十餘計入四品三品限授五階

永安二年五月詔私馬仗從戎優階授官又詔職人及民出馬優階各有差

八月庚戌朔詔諸有公私債負一錢以上巨萬以還悉皆禁斷不得徵責

十一月詔群官休停在外者皆令赴闕程會有差三年十月丁未詔募攻河橋格賞帛授官各有差前廢帝普泰元年四月詔有司不得復稱偽梁罷細作之條無禁鄰國還往

出帝大昌元年六月詔諸授建明普泰封爵冠綬優特之旨悉追

冊府元龜

淮南在 齋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六十三

發號令第二

後周太祖爲西魏丞相以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風俗欲革其弊帝因祭廟群臣畢至乃命度支尚書蘇綽爲大誥奏行之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在國泊羣公列將罔不

來朝時廼大稽百憲敷乎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曰  
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  
說克號高宗時惟休哉朕將丕命汝以厥官六月丁  
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  
咨我元輔群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  
祖宗之靈命稽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乎爾在位昔  
我之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  
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不  
隕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於彼東丘則  
我黎民咸墜塗炭惟予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祇畏若  
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度拯我民  
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訓曰天生蒸民罔克自又上帝  
降鑒睿聖植元后以又之惟時元后弗克獨又博求  
明德命百辟群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  
以郵民弗惟逸豫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  
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其彝訓曰后  
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廼又今台一人膺天之嘏  
旣陟元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  
職嗟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政於何弗歎嗚呼艱  
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皇帝若曰在國惟四海之不

造載墜一紀天未絕我太祖烈祖之命用錫我以元  
輔國家將墜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惟作相百揆譽  
度公惟入錄公其允文允武克軍克民迪七德敷九  
功龕暴除亂下綏戎蒼生傍施於九土若伊之在商  
周之有呂說之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皇帝若曰群  
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  
宰惟天官克諧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衆  
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  
存人惟茲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皇帝  
若曰列將汝惟膺揚作朕牙爪寇賊奸宄蠻夷猾夏

汝狙征綏之威刑期於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  
莫違朕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  
民父母民惟不勝其饑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  
王重女功民之不率於慈孝則骨肉之恩薄弗悖於  
禮讓則爭奪之萌生惟茲六物寔爲教本嗚呼爲上  
在寬寬則民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於道皇帝  
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者惟歲卿士惟月師尹  
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  
其凝嗚呼惟若王官陶均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  
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悖其序萬物以傷時惟



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於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按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擬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侯朕惟否德信其一心力祇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叶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艱是務克捐厥華卽厥實背厥僞崇厥誠勿詈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命符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戒之哉朕言不再在

國諱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后歷千載而未聞惟帝念功將及叔世逖致於雍庸錫降丕命乎我群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罔不有初鮮克有終商書曰始終惟一德乃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終以濟日新之明德我群臣敢不夙夜對揚哉惟茲丕誼未光於四表聿以蕩積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自是之後文章依此體

明帝武成元年五月乙卯詔曰比屢有糾察官司赦

前事此雖意在疾惡但先王制肆眚之道令天下自新若又推問自新何繇哉如此之徒有司勿爲推究惟庫廩倉廩與海內所共漢帝有云朕爲天下守財耳若有侵盜國家財畜錢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旣遠一不須問自周有天下以來雖經赦宥而事跡知者有司宜卽推窮得實之目但免其罪微備如法

武帝保定三年二月詔曰二儀創闢玄象著明三才已備曆數昭列故書稱欽若敬授易序治曆明時此先代一定之典百王不易之務伏惟太祖文皇帝敬順昊天憂勞庶政曆象以陰陽爲首泊于小子弗克

遵行惟斯不安夕惕若厲自頃朝廷權輿事多倉卒乖和爽序違失先志致風雨愆時疾癘屢起嘉生不遂萬物不昌朕甚傷之自今舉大事行大政非軍機急速皆宜依月令以順天心

天和元年五月詔曰道德交喪禮義嗣興衰四始於一言美三千於惟敬是以在上不驕處滿不溢富貴所以長守邦國於焉乂安故能承天靜地和民敬鬼明並日月道錯四時朕雖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禮云不樂萋弘表昆吾之稔杜篔有揚解之來自世道喪亂禮儀紊毀此典茫然已墜於地昔周王受命

請問顓頊廟有戒盈之器室爲復禮之銘矧伊末學  
而能忘此宜依是日有事停樂庶知爲君之難爲臣  
不易貽之後昆殷鑒斯在

建德三年五月詔自今已後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  
上爰及鰥寡所在軍民以時嫁娶惟從節儉勿爲財  
幣稽留

靜帝以大象二年五月卽位十二月詔曰詩稱不如  
同姓傳曰異姓爲後蓋明別親疎皎然不雜太祖受  
命龍德猶潛錄表革代之文星垂除舊之象三分天  
下志扶魏室多所改作龔允上玄文武羣臣賜姓者

象本殊國邑實乖胙土不歆非類異骨肉而共蒸嘗  
不愛其親在行路而叙昭穆且神微革姓本爲曆數  
有歸天命在人推讓終而弗獲故君臨區寓累世於  
茲不可仍遵謙挹之旨久行權宜之制諸改姓者悉  
宜復舊

隋高祖開皇三年正月禁大刀長稍  
十二年八月制宿衛者不得輒離藩守  
十三年五月詔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宜  
禁之

煬帝大業元年三月詔曰聽採輿訟謀及庶民故能

審政之得失是知昧旦思治欲使幽枉必達彝倫有  
章而牧宰任稱朝委苟爲徼幸以求考課虛立殿最  
不存治實朝綱於是弗理冤屈所以莫申關河重阻  
無繇自達朕故建立東京躬親存問今巡歷淮海觀  
省風俗眷求讜言徒繁詞翰而鄉較之內闕爾無聞  
憮然夕惕用忘興寢其民下有知州縣官政治苛刻  
侵害百姓背公徇私不便於民者宜聽詣朝堂封奏  
庶乎四聰以達天下無冤

五年正月己丑制民間鐵叉搭鈎攢刃之類皆禁絕之

十一年二月庚午詔曰設險守國著自前經重門禦

暴事彰往策所以宅土寧邦禁邪固本而近代戰爭  
人居散逸田疇無伍郭郭不脩遂使遊惰寔繁寇攘  
未息今天下平一海內晏如令人悉城居田隨近給  
強弱相容力役兼濟穿窬無所厝其奸宄萑蒲不得  
聚其逋逃有司其爲事條務令得所

唐高祖武德元年六月詔曰前政多僻人不聊生怨  
讟如讎嘗無控告黎民易子而食郡縣猶有餘糧遂  
使聚斂無厭窮兵不已忠良屏跡邪僞當塗慶妖怪  
爲禳祥稱希旨爲奉法至於亡滅上莫之知靜言其  
事可爲太息者也朕恭膺寶曆救斯兆庶思革前弊

念茲起軍以來於今暮月軍書羽檄日有百數一言一事皆親覽焉未明求衣中夜不寐恐一物之失所慮一理之有屈但四方州鎮習俗未懲表疏因循尚多迂誕申請盜賊不肯至言論民疾苦每虧實錄妄引哲王深相佞媚假託符瑞極筆阿諛亂語細書動盈數紙非直乖於體用固亦失於事情千里停於一言萬機奏於一日表奏如是稽疑處斷不知此者謂我何哉宜頒告遠近知朕至意

二年七月討王世充詔曰世充僭逆拘逼黎元向化之徒無繇自達朕惡煩百姓不欲興戎久戢兵威未窮征討然而縱溢彌甚暴虐不浚愍彼方隅久遭塗炭賊既糧盡計竭衆叛親離惡稔貫盈亡徵已見今則分命驍勇步騎齊趨直指維濱衝其巢穴招納降附拯救阽危務在安人豈實求利兵馬所到有因事立功擒敵制勝者重頒爵命厚加褒賞其金玉府藏分賜將士酬賞之科仍依別格宜明申布咸使知聞十月詔曰士非素厲難以應敵設法垂憲期於不犯自今已後有背軍鎮征役者隨卽科處必無容貸宜明宣言使衆聞

四年二月秦王討世充奏請進圍東都高祖謂使人

字文士及歸報爾王今取東都者止欲兵甲休息  
耳破城之日其乘輿法物圖籍器械非私家所須者  
委汝收之子女玉帛皆分賜將士

太宗貞觀二年九月詔曰自昔帝王受天明命其有  
二儀感德百靈效祉莫不君臣動色歌頌相趨朕恭  
膺大寶情深夕惕每見表奏符瑞慙慙增懷且安危  
在乎人事吉凶係於政術若時主肆虐嘉貺未能成  
其美如治道休明咎徵不能致其惡以此而言未爲  
可請自今已後麟鳳龜龍大瑞之類依舊表奏自外  
諸瑞應奏者唯顯瑞物色日及出現處更不得苟陳

虛飾徒事浮詞

三年四月詔曰百行之本要道唯孝一言終身恕而  
已矣春生夏長寬簡之令行焉齊禮道德耻格之義  
斯在朕躬爰自幼年夙稟庭訓豈徒學聞詩禮因令  
平定國家是以提三尺之劍起一旅之師戮鯨鯢于  
原野救黎蒸於塗炭雲雷締備嘗夷險仁發於心  
義形於色大敵必勇匪爲身謀大憝必誅志安天下  
太上皇留心姑射尚想軒轅駐蹕大安使朕正居紫  
極顧惟虛薄辭不獲免祇奉制誥負宸當朝乃眷宮  
宇載懷冰谷未明求衣乙夜忘寐靜思七政言念九

功何以答上玄之心稱嚴君之意欲勤恤典刑舉直  
錯在允釐人瘼親賢用能拯濟困窮抑損澆偽開直  
言之路廣不諱之門聞所未聞日慎一日望人皆見  
德變至於道若一物失所一人有怨則朕躬之責訓  
道不明也朕聞書曰至誠動神况於百辟乎况於兆  
庶乎比聞遠近黔黎耻為盜賊州縣囹圄多並空虛  
豈繇德教至此自是人知厭亂因其遷善可以化之  
朕往因征伐天下多矣每見村落丘墟未嘗不撫膺  
太息自登九五不許橫役不惟異遐邇休息得相存  
養長幼有序敬讓興行其孝義之家賜粟五石高年

八十以上粟二石九十以上三石百歲加絹二疋婦  
女正月以來生男粟一石鰥寡憐獨不能自存逃戶  
初還交無糧貯州縣長官量加賑恤諸州官人或正  
直廉平刑清訟簡或貪婪貨賄害政損人宜令都督  
刺史以名封進白屋之內閭閻之人但有文武材能  
灼然可取或言行忠信堪理時務或在昏亂而肆情  
遇太平而克己亦錄名狀與官人同申泣辜慎罰前  
王所重枉繫一日事等三秋州縣法司特宜存意普  
告天下知朕意焉

四年七月令諸司著詔勅頒下有未穩者必須執奏

不得順旨便卽施行務盡臣下之心也

五年十二月詔曰欽明慎徽之朝稽古爲本體國經野之制利建爲先莫不因可大之功弘可久之德與萬方同其樂百姓共其安饗祚遐長卜年用永䟽爵以五錫壤惟三周監二代煥乎前史魏晉迄今舊章寢廢維城之義缺如建侯之道斯絕王綱斃弛內無拯救之臣國步纒迤外無藩屏之衛致令大盜猖獗動有窺覩蒸庶板蕩屢遭塗炭進乖爲民之策退失象賢之典寧邦固本其可得乎朕祇膺大寶欽承景命勵精治術安輯夷夏九服同軌六合一家日月所

臨無思不服豈伊人力天實賜之旣荷殊私休弘大賚疆理都邑褒錫親賢與夫懿戚元功共享其利自我作古不必專依前典允今約古隆基垂統世祿傳家足以載德圖身厚已足以竭誠自然國有嘗奉民獲其福皇家宗室及勲賢之臣德行可稱忠節顯著者宜令作鎮藩部宣條牧民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黜免酬勤報效仍宜有差宜令所司明爲條例等級具以奏聞

九年十一月詔曰高祖文皇帝天縱神武膺錄受圖可久之德格乎區宇敦睦九族協和萬邦賢能必進



德化潛洽革百王之弊興三代之風天平地成邇安  
遠肅至德被於四海休烈光於千載巍巍蕩蕩無得  
而稱焉朕嗣膺寶祚夙夜兢惕思述先志被之率土  
其內外姻戚生平故舊太原元從官人及歷試之所  
文武僚佐爰洎胥吏往雖每降國恩恐未周悉或才  
用不申階品屈滯或家道貧匱子孫沉淪須有矜量  
咸使得所先朝憂勞庶政唯以恤民爲本諸州都督  
刺史有政績可稱者具以名聞其諸州百姓奉營山  
陵者亦宜量有蠲免可令所司詳爲條例聞奏並務  
從優厚稱朕意焉

十二年七月詔曰朕聽朝之暇頗觀前史每覽名賢  
佐時忠臣徇國何嘗不想見其人廢書欽歎至於近  
代以來年載非遠然其胄緒或當見存縱未顯加旌  
擢無容棄之遐裔其周隋二代名臣及忠節子孫貞  
觀以來犯配流者宜令所司具錄奏聞

十六年十月詔曰盜賊之作爲害寔深州縣官人多  
求虛譽苟有盜發不欲陳告鄉村長正知其此情遠  
相勸止十不言一假有披論先劾物主爰及隣伍久  
嬰縲綬有一於斯甚虧政化自今已後勿使更然所  
司明加採察隨事繩糾

十九年九月以舊制勳官十二等有戰功者隨高下以授之帝欲隆渡遼之賞因下詔曰授以勳級本據有功若不優異無繇勸獎今討高麗其從駕爰及水陸諸軍戰陣有功者並聽從高品上累加六軍大悅高宗永徽三年五月己未制禁斷五日進獻及更相贈遺

顯慶四年十一月詔曰凡百具僚群公卿尹除命甫及多存飾讓言勵已以辭榮未舉能以自代既取當年之誚還愆曩烈之風自茲厥後須革前事必欲稅駕濠濮褫袂巖廊宜各舉所知自代仍宜顯述才行送付中書省將隨才叙用

咸亨五年五月詔曰采章服飾本明貴賤升降有殊用崇勸獎如聞在外官人百姓有不依令式遂於袍衫之內着朱紫青綠等色短小襖子或於閭野公然露服貴賤莫辨有蠹彝倫自今已後衣服上下各依品秩上得通下下不得僭上仍令所司嚴加禁斷勿使更然又春秋二社本以祈農如聞除此之外別立當宗及邑義諸色等社遠集人衆別有聚飲逆相繩糾浪有徵求雖於吉凶之家小有裨助在於百姓非無勞擾自今已後宜令官司嚴加禁斷

中宗神龍三年四月制自今應是諸節日並不得輒  
有進獻其諸親百官有事須獻食者並不得用假花  
假果金薄銀薄等物又每年孟蘭盆宜用真實餅果  
裝飾不須用金寶繒綵浮假之物其少府監所供進  
器玩及雜用諸物皆准此又所在五月五日非蕃功  
已上親不得輒相贈遺

憂歎焉

當時雖有其文而竟無能行其事者故賢人君子以是增

景龍四年二月癸巳申明舊勅禁寒食日以雞卵相  
餽遺

睿宗太極元年三月制曰王道至公所以承於天地

臣心一德所以固於邦家朕紹膺丕業務存簡惠並  
有耻且格無侵于刑如聞百司非嘗寬縱凡是與奪  
公然囑請及其不遂卽生謗鑠御史縱知亦不彈糾  
文昌會府衆務所歸御史憲司繩劾斯舉自今已後  
王公朝士有囑請者所繇官密奏聞若苟相容隱御  
史訪察彈糾

玄宗開元二年二月詔曰天下寺觀屋宇先成自今  
已後更不得創造若有破壞事須條理任經所繇陳  
牒簡驗然後聽許癸亥制令道士女冠僧尼致拜父  
母

六月制應說災祥誑惑問里並令州縣長官等嚴加  
捉搦仍令御史訪察繩糾

四年二月詔曰彰施服色分別貴賤苟容僭濫有乖  
儀式如聞內外官絕無着碧者皆詐着綠以爲嘗事  
又軍將在陣賞借緋紫本是從戎缺勝之服一得以  
後遂別着長袍迺相倣効又入蕃使等別勅借緋紫  
者使回合停或有便着曾無愧耻憲司不能舉劾遂  
令此弊滋甚自今已後衙內宜專定殿中侍御史糾  
察並限十日內容其改正如更有犯者所繇御史本  
司官長並量事貶降

四月制曰朕聞顏回知過不無過也遠瓊知非不無  
非也孔子曰過則勿憚改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此則  
古之賢人知未能免朕祇膺駿命堯關鴻猷思革頹  
風以清貪吏作程者不要於密貴於必行行法者不  
要於嚴貴於適中比歲或使者察按或憲司繩糾未  
能發明大體頗亦委曲小瑕殊異恢恢之言遂行察  
察之事一從過誤永黜蕤倫銓管不許棄瑕薄書寧  
其刷耻懷才則每歲見斥登用則終身蔑聞靜言思  
之誠未爲得學以從政祿以代農代農不可以易業  
從政不可以紊序永鑒前弊當無廢人改而更張

之志也官人有負犯洗滌赦宥者宜並除限選日量  
資依舊選例處分又諸色勾徵延限未納已歷年序  
所繇州縣無憑終不敢放或已淪已沒重被徵收或  
先死先逃勒出隣保令茲貧弱何以獲安自今已後  
有隱欺勾者宜勾當年事連去年亦任通勾隔年以去  
不在勾限其官典隱欺贓在限內者不在此例布告  
天下咸使聞知

閏十一月詔曰如聞兩京問驛家緣使命極繁其中  
多有妄索供給宜令御史劉昇往南北兩路簡察隨  
事奏聞

五年三月詔曰僧尼道士等先有處分不許與百姓  
家還往聞近日仍有犯者宜令州縣捉搦勿使更然  
十月甲申詔曰王者欽若天道率繇時令考六官之  
法脩五紀之化故得災害不生休徵存委朕紹膺洪  
業于茲六載每悼政理思致和平而陰陽未調蝗水  
仍集天之垂誠朕甚懼焉夫正月東郊祈春賞士孟  
冬北陸迎寒恤孤參四序之運行稽五材之動用弗  
協所尚或罹於咎且事必師古禮重執文將命有司  
允迪厥訓自今已後每八月禮官條奏應所行事當  
斟酌古典用孚於休宣布朝廷使知朕意

六年六月勅少府監錦袍宜令益州每年籠細各織  
十五領送納以供賜諸藩守領

九年正月勅自今以後幸溫湯應須置頓使及諸使  
等去京既近並令行從官便充不得更乘傳驛

二月乙酉詔曰四海清晏百年于茲雖戶口至多而  
逝亡未息良繇牧宰之任訓道無方不能綏撫令其  
浮惰且寰宇一統天下爲家去此就彼孰非州縣使  
其離鄉者則亦無改成其逋藪者何以居官遂令邦  
賦不入人僞斯甚政術不理豈過於茲宜令所司商  
量作一招攜提搦法聞奏丁亥制曰國家祖武宗文

重熙累洽克清寰極大庇生人玄德獨化放乾兀而  
資始至道無名合帝先而首出自削平區宇混一車  
書六合晏然百有餘載則我文武之業大造於上靈  
朕嗣守丕運續承洪緒恐不能誕敷前烈光闡睿圖  
夙夜祇畏如臨泉谷曷嘗不恭默思道寤寐求政從  
人之欲每以萬姓爲心屈已之勞嘗於一物之失但  
以法久而弊法弊則通制國以立法爲龜教人以占  
著爲事自厲清晏人多偷怠國章或弛時僞寔繁今  
正朔所及封疆無外雖戶口既增而稅賦不益莫不  
輕去鄉邑共爲浮惰或豪人成其泉藪或奸吏爲之

囊橐逋亡歲積流蠹日滋州縣不以爲矜鄉隣實受其咎雖朕之薄德罪則在予非官無政吏不守法耳若浸以久安而肆之則國之隄防於是踰紊今欲去其末而歸其本閉其邪而正其德使法有所立人知向方是用恤孤窮免逋貸式廣自新之路俾申莫厚之恩諸州背軍逃亡人限制到百日內各容自首准令式合所在編戶情愿住者卽附入簿籍差科賦歛於附入令式仍與本貫計會停徵若情愿歸貫及據令式不合附者首訖明立案記不須差遣先牒本貫知容至秋收後遞還情愿卽還者聽待到本鄉訖免

今年賦租課役如滿百戶已上合令本貫差官就戶受領過限不首並卽括取遞邊遠附爲百姓家口隨逃者亦便同送若限外州縣公私容在界內居停及事有未盡所司明爲科禁其天下勾徵逋懸及貸糧種子地稅在百姓限內先有追收之文案未納者自開元七年十二月以前並宜赦免官典隱欺不在免限將使百度伊始萬邦在宥人復其業官脩其方凡厥庶僚各虔爾職俾率典訓以康政途布告遐邇使知朕意

十月詔曰如聞諸道兵募丁防年滿應還或征役處

冊月元號 發號令  
分及在路死者不得所繇牒報本貫無憑破除仍有  
差科親鄰受弊宜令今年團日勘責同行火隊的知  
實死卽與破除自今已後每有兵募丁防放歸令州  
軍具存亡夾名牒本貫

十年閏五月詔曰六卿分設諸郡咸理在於下人合  
免冤滯如聞越局侵務背公伺私其傷則多爲政必  
紊宜令天下州縣百司察案俱守乃曹各勤所職或  
有身名尚屈刑罰不平職役未均徵差無次爰及侵  
奪亦兼違負凡人所訴大略如斯若縣不爲申州必  
須理州不能理省必爲裁上下相持冤訟可息自今

已後訴事人等先經縣及州並尚書省披理若所繇  
延滯不爲斷決委御史採訪奏聞長官已下節級量  
貶

十二年二月詔曰朕君臨宇內子育黎元豈以黃屋  
爲尊實以蒼生爲念何嘗不日旰忘食未明求衣雖  
身在九重而情存六合恐至道猶鬱大化未孚昨因  
展義河東祈穀臚上肆覲群后親問高年舉滯賑窮  
旌善黜惡緝其墜典酌于古訓今省方告至禋祀云  
畢思又庶官務崇簡易河南河北去歲水損人或竊  
盜吏或侵抑不防害馬何以安人或令御史分道案



行量加賑給諸州府馬闕數稍多既合官填復須私備貧兵力致實以爲難宜令所司卽勘會闕數與閑廐使計會取監牧馬克其行過處緣頓及營募損百姓青苗並令本州勘以正倉酬直懷澤兩州已免地稅潞州太原府亦有給復其汾晉蒲絳同華京兆河南供頓戶並宜免今年地稅鄭衛維相宜泌慈隰等州佐助夫役雖日不多終是往還辛苦各免戶內今年差科緣頓所築宮牆內今並空閑任本主耕種緣路州縣有表薦官僚及上書獻頌者中書門下審覆奏聞量加進賞發都簡試及諸色召募行從人遠將巡

省須收才用並令所司卽作條例處分內外官職因恐侵百姓先令官收慮其祿薄家貧所以別給地子去歲緣有水旱遂令摠停如聞卑官頗難支濟量事優恤使得自資宜准元勅給其弟子朱紫貴品皆豫考勞人臣事君忠無二節至如泛階溥及義取平均豈獨清官偏得減考自今已後如泛階應入五品以十六考爲定其有名賢宿德及異迹殊狀雖不逢泛階或因選改之次年考與節限同者咸以名聞仍爲永例今之刺史古之諸侯會玉汾雅預陪祀禮宜令中書門下商量奏聞方今萬類發生春事方起所司

宜敬敷五教敦勸三農議緩刑獄禁傷胎卵罷妨農  
不急之務減額外不要之官各委長官量事處分宜  
示遠近副朕意焉

五月詔曰緇黃二法殊途一致道存仁濟業尚清虛  
邇聞道僧不守戒律或公訟私競或飲酒食肉非處  
行宿出入市塵罔避嫌疑莫遵本教有一塵累深喫  
法門宜令州縣官嚴加捉搦禁止

十二年正月詔曰近日漏刻失時或早或晚宜令太  
史謹脩盡職勿使更然如有愆違委御史彈奏

十三年謂宰臣曰往者史官唯記災異將令王者懼  
而脩德故春秋不書祥瑞唯記有年聖人之意明矣  
勅天下州郡不得更奏祥瑞

十四年四月太原尹張嵩奏有客李子嶠詐稱皇子  
入驛居止子嶠云生於潞州母曰趙妃生一歲舅嘗  
奴攜至維陽以患目疾不得入聞後數歲遇楊驃馬  
舅再挾出北遊靈夏因至太原今十七歲矣帝聞之  
以爲矯妄勅嵩杖殺因下制曰如聞在外州多有矯  
稱勅使詐乘傳驛或托採藥物言將貢獻或妄云追  
人肆行威福如此等猶須禁斷若緣別使皆發中使  
以此參察固易區分宜令州縣嚴加捉搦勿容漏網

十六年六月詔曰凡制令宣布皆所以爲人如聞州縣承勅多不告示百姓咸使聞巷間不知旨意是何道理宜令所繇提擗應有制勅處分事等令終始勾當使百姓咸知如施行有違委御史訪察奏聞

十九年二月乙酉詔曰令式條流科制明且行之已久亦便於人比者天下勲官加資納課又囚犯入罪罰鎮配州言念於茲有乖寬恤宜各依令式處分其先罰鎮及配隸人未歸者並卽放還

二十年四月甲午詔曰相州往緣親王出牧脩造非嘗宏壯兼之亭榭林木故非臣下所居遂使闕不安

穩宜令州司卽改造廳衙及刺史宅其無用樹等不須除伐自餘州縣有不安穩者亦任量事移改仍逐閑月漸脩不得勞擾百姓

二十五年五月乙亥詔曰近聞諸軍兵募逃喪者多儻或臨戎如何破敵自今已後每致交兵之時令御史分任諸軍與節度使計議簡括奏聞隨事褒貶以存勸戒

二十六年二月禁寒食鷄卵相遺

二十八年三月詔曰蠹政之深左道爲甚所以先王設教犯者必誅去其害群蓋非獲已自今以後輒有

託稱佛法因肆妖言妄談休咎專行誑惑諸如此類  
法實難容宜令所在長官嚴加捉搦

七月詔曰頃緣諸州寺觀僧道闕人所以數選行業  
用填其數如聞因此之際私度者多接脚冒名觸類  
非一遂使是非齊例真偽難分若不澄其源流何以  
革茲頽弊天下諸州寺觀有此色者聽勅到陳首免  
還俗

天寶三載十一月勅每載依舊取正月十五日燃燈  
五載正月詔曰天下山水名稱或同義且不經多因  
於里諺事若仍舊何成於禹別宜令所司各據圖籍

### 改定訖奏聞

七月詔曰應流貶人皆負罪譴其中或捨其殊死全  
彼餘生將寬嘗法示有懲戒如聞在路多作逗遛郡  
縣阿容許其停滯是何道理自今以後其左降官量  
情狀稍重者馳十驛已上赴任流移人令押領綱典  
畫時遞相分付如更因循尚有寬縱所繇當別有處  
分

十一載十二月詔曰王者制軍誥禁師旅惟貞飲至  
勞旋賞罰必信易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傳曰賞不  
失勞俾人勸也若黷前典何以化成諸軍節度使等

委任尤重雖奉謀受律去則捷歸而甄賞叙勲率多  
非實且爲君者以信御下爲臣者以忠奉上信不可  
失忠不可虧朕保而行之庶能激勵且往前立功皆  
令簡覆至於叙錄亦委別人朕以將者國之腹心朝  
之方嶽舍此不任誰則竭誠所以每一立功咸委錄  
叙推心之道斯亦極矣近來諸軍滋弊尤甚乃至奏  
蕃中事意爰及破敵錄功觸類憑虛皆非據實或久  
在行陣久被棄遺或不踐軍戎虛霑爵賞銀章紫綬  
無汗馬之勞厚祿崇班皆親援而致使戰士失望僥  
倖競馳靜言其繇實在於此且古者士農異處軍國

殊容所以國學上庠以教習子撰車表貉用訓戎師  
豈有家襲弓裘身參卒伍斯乃假名取進其理昭然  
皆因主將有私遂乃公行囑託已往之過朕亦不言  
將來自新必期革弊自今已後朝要並監軍中使子  
弟一切不得將行先在軍者亦卽勒還破敵叙功事  
歸案實且虛妄事君覩冒行惠不懼於法不畏於神  
凡在庶僚亦宜自戒宣示中外令知此懷

十三載二月詔曰三載黜陟百王令典殿最之迹廉  
問攸歸欲更別遣使揔慮有煩擾今載宜委本道採  
訪使具官人善惡奏聞以申勸沮

十四載三月詔曰踐更之役固是循常限約之間必資通變雖載滿合替而處置隨時况已在軍中復諳戎務功名未遂何必往來其今載諸軍應文武士等宜並延留一載仍准式給賜式外更加賜物兩段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闕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六十四

發號令第三

唐肅宗至德元年十月癸未車駕至彭原郡詔中官不得侵暴百姓開諫諍之路依貞觀故事御史彈事不須大夫同署諫官論事不須宰相先知  
二年二月詔軍人有侵掠平民子女者令聚衆斬之

十月詔曰聖人有作狐矢爰興歷代以來征伐靡廢  
自逆胡已死餘孽猶存所在蕃人多以利合亦有因  
事便被脅從朕誓雪國耻餘無所問中夜痛憤志安  
蒼生其假息偷生披城自守池魚幕鷺何以喻茲廣  
平王及諸將分隊夾攻迎軍破敗橫屍遍野積甲如  
山二十里內可知多少其中逼迫同被殺傷言念於  
茲良深憫悼今兵馬乘勝便取東京平盧節度使兼  
領奚契丹五萬又收河北天下之事計日可平緣京  
城初收要在安百姓又掃灑宮闕奉迎上皇以今月  
十九日還京應緣供頓務須減省豈忘艱弊當別優  
賞宣示百姓令知朕意

十一月壬申御丹鳳樓下詔曰我國家出震乘乾立  
極開統謳歌歷數啟聖千齡文物聲名握圖六葉安  
祿山夷羯賤類頑兇殘悞頃以捍邊有功專制方面  
同人者貌謂報効恩私異人者心乃包藏逆亂以爲  
中原無備干戈可動而毒深流禍變起倉卒塗炭萬  
姓興言痛憤朝市之內忽肆兇殘衣冠之中咸被黜  
汗朕作人父母志雪國讎是用中夜奮發提戈問罪  
自靈武聚一旅之衆至鳳翔合百萬之師親搃元戎  
掃清羣孽出師之日仍下寬令殲厥渠魁餘無所問

有能翻然歸順自縛軍門復其官爵仍加優賞將士  
等以大軍一舉玉石俱焚元惡就誅克殘竝戮僵屍  
遍野匹馬不遺今西土罷兵咸以寧輯河雒氛祲一  
朝剪除廣平王俶受委元帥能振天聲左僕射子儀  
決勝無前克成大業復有回紇葉護及雲南子弟竝  
諸蕃兵馬等皆竭誠向化力戰賈勇事同破竹易若  
摧枯朕入城之日百姓咸思戴商復喜睹漢烟風雲  
景皆是祥光里巷懽呼惟聞相慶朕早承聖訓嘗讀  
禮經義切奉先恐不負荷今復宗廟於函雒迎上皇  
於巴蜀導鑾輿而反正朝寢門而問安寰宇載寧朕

願畢矣且復人將有主敢當天地之心興豈在予實  
憑社稷之祐京城僧道耆老百姓等比者時穀翔貴  
薪芻不給困窮之極朕常繫心緣初收京城倉庫未  
積待國用稍足豈忘施惠其諸色行人因陣沒并坊  
市百姓及諸色蕃胡召募并元惡兇黨昨因破敗所  
在潛藏并仰於府縣及御史臺陳首一切原其罪如  
有被人言告捉獲者竝從軍令其京城內外文武官  
有受賊補署罄其心腹自祖及父皆承國恩就逆背  
順頓忘臣節或有守舊官者請俸料爲賊判官或判  
官之際中間得替并有攝賊僞官兼知職掌其中有



京官及私白身皆受擢用其中有隱迹不出固辭疾  
病色類既廣人數又多宜令御史臺憲部大理三司  
據狀勘責條件聞奏其外官克使及先有職掌并事  
故及隔絕未赴任在京者亦委三司勘責奏聞又賊  
中臺府坊市所繇人等比與逆賊追捕造事之端損  
害忠良仍奪財物爲蠹尤甚情不可容宜令崔光遠  
禁身切加推勘一一狀奏勿令漏網其內侍省殿左  
右龍武羽林軍并閑廐飛龍諸武官應先合從駕人  
等其中臨行潛避遂受賊驅使竝各委本司使括責  
量情狀輕重奏聞其隱盜倉庫及偷劫逆賊家錢物

或受賊寄附并與賊請料祿等因此隱沒者竝限勅  
到十日內各於所繇陳首其物便准數送納本色并  
還不須科罪慮已有破用徵納艱辛仍十分放三以  
示弘貸其近日逆人及隔絕人莊宅宜卽括責一切  
官收又聞人家子女多被侵逼且非本情宜一切不  
須尋問或與逆賊居住鄰近及作義故往來情非切  
害一時之事有殊逆黨亦宜釋放其有受賊僞度人  
宜令所司括責竝勒還俗其僧及道士各收本色所  
在寺觀勿許居住今兩京無虞三靈通慶何以昭事  
宜在覃恩待上皇到日當更處分咨爾有衆知朕意

焉

三年正月詔京城之人久陷克醜亦既底定莫非王臣比屋可封唐之人闔境皆戴商之舊復以宗廟之器府庫之資散在閭閻紊於綱紀主守者缺以供事竊取者冒其嘗刑所以遣其檢括必使詳實如闕小臣失所遂使流言寇攘資財驚擾士庶官吏不脩其法豪強橫有縱暴或得一官物則破人家產或捕一奸吏則傍累親鄰仍有不逞之徒因此恐嚇大為侵暴百姓冤苦永言哀念良深歎息委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李峴勾當諸使檢括一切竝停妄有欺奪宜卽推補奏聞仍榜坊市務令安輯副朕意焉

乾元二年三月詔曰百姓之間務在優恤前詔已行處置訖其或事妨於政法害於人尚有因循理資改革前後詔命非不可嘖至於頒行多有掩蔽蓋緣賞罰未著所以恩信或稽自今已後如有奸吏弄法剝剝黎元因公循私害物傷政委御史臺訪察具狀彈奏當議刑章比緣軍國務殷或宣口勅處分諸色取索及決配囚徒雖務從權實爲亂政自今已後一切竝停如非正宜竝不得行用中外諸務各歸有司英武軍虞候及六軍諸使諸司等比來或因論競懸白

進攝既紊綱紀復擾昨黎自今已後一切須經臺府  
如所繇處斷不平即任具狀奏聞京城諸色所繇先  
緣與逆賊追捕比今招提矜其迫脅一切竝放其受  
賊偽官人莊宅不合收納者一切竝還如有已將借  
賜即准估量還價直仍委所繇勘會處分賞罰二柄  
國之大綱令在必行人則無濫自今已後朝廷及軍  
府疇庸議罪宜各精詳如舉或因情事有不當所繇  
長吏必寘嚴典王師所往為人除害必使秋毫不犯  
信義俱明如聞比者諸軍有乖於此或干戈之下殺  
戮無辜或營壘所經恣行暴虐乃貽怨毒豈曰安人

自今已後各委本將嚴加訓誓明申賞罰儻節不  
擾則克醜自平如有違犯悉從軍令其御史臺所欲  
彈事不須更進狀仍服豸冠所被彈劾有稱儻嫌者  
皆與遷延以求苟免但所舉當罪則儻亦不嫌如憲  
官不舉所職降資出臺儻涉阿容仍重貶責今殘妖  
未殄國步猶艱共體至公以康庶政朕推誠御物與  
衆共之四海之人皆朕耳目則何功不就何化不成  
思與蒼生臻夫至道下詔之後百司及諸州府事有  
非便文有不該仰各條件奏聞即當釐革宣示中外  
知朕意焉

八月乙卯詔曰刑政之本皇王大要政事或失於厥  
中帝道則乖於御下王者持平慎恤蓋在於此朕纘  
服洪緒躬臨庶政何嘗不內軫泣辜之念外覃解網  
之恩詔書所下期於必當往以衣冠之伍受職賦中  
量其重輕俾申貶黜比聞三司處置未甚均平或同  
科之中升降有異或謫任之所風宜不一頗招情故  
殊匪至公是以縉紳之間不無竊議有司奉法其若  
是邪又流降量移久申詔令省司類例事亦稽遲遂  
使嶺嶂踰時積流荒之嘆雨露凝澤壅如絲之旨逃  
聽遐邇頗聞咨嗟斯乃王者怠官甚無謂也宜令中

書門下類例三司先所貶官各據科目均平改擬仍  
審勘前後制勅應合霑恩并速處分准制合量移人  
亦令吏部速比類聞奏又緣頃經逆亂中夏不寧士  
子之流多投江外或扶老攜幼久寓他鄉失職無儲  
難歸京邑眷言憫念實惻於懷宜令中書門下牒本  
道責取名品應五品已上官竝即與進取六品已下  
官合序用名品可收者亦量才叙用仍據中外員闕  
均融授官其授京官者仰本道勾當裝束即令赴京  
授外官者各令之任餘不合授官是士流者所在州  
縣一切安存無害公私勿令干擾

上元元年閏四月詔曰車服以庸有虞盛典威儀以等周禮舊章往屬承平多歷年所至於公卿列位中外在官多以奢僭爲心流弊成俗宜命所司定王公以下車服產業各詳古制及令式作節限聞奏自頃戎車未息殘孽猶虞軍吏獻功務陳首級且四海之內孰非王人豈以苟從昏迷陷在夷戮一朝授首懸彼藁街朕志存好生憫其驅脅其諸軍所獲首級除元惡之外一切不得傳送

代宗寶應元年七月庚寅詔不許匪使閱投匪人文狀庚子詔曰推薦之道必務於至公賞罰之間亦資於不濫其諸色舉人等須有處分令薦所知實佯才能用施政理自宜慎擇以副虛懷古者勅官三歲考績善惡旣著褒貶斯存舉之得人必受其能之賞舉之失選亦加懲過之罰賞罰之典期於必行凡百具條宜知朕意

廣德二年二月禁王公百官家及百姓著皂衫及厭耳帽子異諸軍官健也

五月禁鈿作珠翠等委御史一切加捉搦卽令禁斷永泰元年正月制曰刺史縣令與朕分憂彫瘵之人切須撫字一夫不獲情甚納隍有能招緝逃亡平均

賦稅增多戶口廣闢田疇清節有聞詔勅未著者宜  
委所在節度觀察具名聞奏卽令案覆超資撥授其  
有理無能政迹涉賊私必當重加貶奪永為懲累  
四月詔曰如聞自東都至淮泗緣汴河州縣自經寇  
難百姓彫殘地濶人稀多有盜賊漕運商旅不免艱  
虞宜委王縉各與本道節度計會商量夾河兩岸每  
兩驛置防援三百人給側近良沃田令其營葺分界  
捉搦

十二月詔曰如聞諸州承本道觀察節度使牒徵科  
百姓人戶彫弊職此之繇自今以後切宜禁斷仍委  
轉運使察訪以聞

大曆二年正月詔曰天文著象職在於疇人識緯不  
經蠹深於疑衆蓋有國之禁非私家所藏雖禪竈明  
徵子產尚推之人事王彤必驗景畧猶寘以典刑况  
動皆訛謬率是矯誣者乎故聖人以經籍之義資理  
化之本及言曲學實紊大猷去左道之亂政俾彛倫  
之有叙自四方多故一紀於茲或有妄庸輒陳休咎  
假造符命私習星歷共肆窮鄉之辨相傳委巷之談  
詐偽多端順非而澤熒惑州縣誑誤閭閻壞紀挾邪  
莫逾於此其玄象器局天文圖書七曜曆太一雷公

式等私家竝不合轍有自今已後宜令天下諸州府切加禁斷各委本道觀察節度使與刺史縣令同爲捉搦仍令分明榜示村坊要路竝勒鄰伍遞相爲保如先有藏畜者限勅到十日齎送官司委本州刺史等對衆焚毀如外隱藏有人糾告者其隱藏人先決一百仍禁身聞奏其糾告人先有官及無官者每告得一人超資授正員官其不願任官者給賞錢五百貫文仍取當處諸色官錢三日內分付訖具狀聞奏告得兩人已上累酬官賞其州府長吏縣令本判官等不能捉搦委本道使具名彈奏當科貶黜兩京委

御史臺切加訪察聞奏准前處分咨爾方面勲臣洵十連庶尹罔不誠亮王室簡於朕心無近官人慎乃有位端本清末其誠之哉又禁王宗公子及郡縣主之子不得與軍將結親及定交遊委御史臺訪察彈奏

六年四月詔曰王制命市納價以勸民之好惡布帛精粗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漢詔亦云纂組文繡害女工也朕思以恭儉克己惇朴化人每尚素玄之服庶齊金土之價而風俗不一踰侈相高浸弊於時其來自久耗縑繒之本資錦綺之奢異彩奇文

冊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六十四 十一  
發號令  
恣其誇競今師旅未戢黎元不康豈使淫巧之工更  
虧嘗制在外所織造大張錦硬軟瑞錦透背及大綱  
錦竭鑿六破已上錦獨窠文紗四尺幅及獨窠吳綾  
獨窠司馬綾等竝宜禁斷其嘗行高麗白錦雜色錦  
及嘗行小文字綾錦等任依舊例造其錦綾錦文花  
所織蟠龍對鳳麒麟獅子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  
萬字雙勝及諸織造差樣文字等亦宜禁斷兩都委  
御史臺諸州府委大道節度觀察使切加覺察如違  
犯具狀奏聞

六月詔曰自今已後所在不得閉糴及隔截權稅如  
輒違犯所繇官節級并貶仍委御史臺及出使郎官  
御史訪察聞奏

十二年四月詔曰自頃軍嚴未解政或隨時多逐權  
宜未歸理本宜委中書門下郎與諸司長官各舉所  
司內外遺闕商量釐革處置作條件聞奏俾昭宣軌  
度永備彛倫便俗安人典章式叙宣示中外咸使知  
聞

十三年十月禁京畿內持兵器捕獵  
十四年六月赦書自今已後更不奏置寺觀及請度  
人又諸使及州府有須改革處置事一切先申尚書



省委僕射已下衆官商量聞奏外使及州府不得輒  
自奏請

德宗建中三年二月詔曰在昔聖王之御寓也常脩  
文德以勝威武故能協和神人撫寧方夏蓋有國之  
令圖也朕自君臨萬邦於茲三載明發求理中夜靡  
遑常懼祖宗之威靈顧黎元之未洽是用君臣之  
際惟以腹心賞罰之道俾無僭濫每發一詔施一令  
罔不本之以德義後之以威刑期戢五兵思弘七教  
庶乎勝殘去殺之理有耻且格之道而溷身薄德肺  
腑未親四方諸侯義信猶阻近聞曹濮數州知加兵

籍司馬採聽飛語容納奸謀交質往來邀結外長雖  
各在封畧言備寇攘而汴郊士庶頗聞驚擾聞井舍  
散如避寇讎迨茲春中首種未入朕爲人君父不能  
以誠明感達股肱之佐不能以慈惠覆育黔黎之類使  
其骨肉相去情義不通終宵咎責心用震悼亦以社  
稷之計億兆之命防微慮遠不得不然至於君臣之  
道進退之理雖以造次顛沛嘗所不忘也是以分命  
節制及集諸軍於汴宋懷鄭之間使屯守發令之日  
且嘗言誠非有侵軼不令議戰但田里服業農桑及  
時下無愁怨外絕師旅偃旗卧鼓朕願斯畢於戲惟

天地日月實鑒我心山川鬼神尚弼予志布告中外  
咸令知悉

興元元年七月詔曰被逆賊除官固節不出事迹分  
明先經聞奏者續加甄獎

九月詔應京百司及府縣去冬見任職事及嘗參官  
陷賊潛藏竝諸色前資官在城爲逆賊僞署官爵頗  
遭迫脅首末不出事跡昭著衆所明知者竝委御史  
臺勘覆事實勿容虛濫仍限今月內具名銜狀跡聞  
奏五品已上委中書門下卽與處分六品已下減三  
選不拘考例聽得資者非時放選仍優與處分如已

身死者竝與追贈

貞元元年三月甲寅宰相召諫官御史宣諭帝言曰

自今上封與彈劾宜人人自陳論不得羣署章奏若

涉朋黨

初京兆尹李齊運以公事誦萬年縣丞源濠  
左右粹犯不以道遂死於庭京兆不直其妻

鄭氏告冤闕下御史大夫崔縱請窮竟死狀帝不聽  
濠妻訴不已縱奏如初御史中丞張或斷論御史連  
章彈齊運乃奏云臣孤立爲  
朋黨所擠故命宰臣宣諭焉

三年三月詔今年州府朝集使宜停

六年九月詔以十一月八日有事於南郊廟行從官  
吏將士等一切竝令自備食物其諸司苑無公厨者  
以本司闕職物克其王府官度支糧廩給其儀仗禮

物等竝仰御史樽節處置

八年六月詔曰鎗甲之屬不畜私家令式有聞宜當  
遵守如聞京城士庶之家所藏器械宜令京兆府守  
示俾納官司他如律令

十四年正月詔曰比來朝官或有諸處過從皆異金  
吾上聞其間如素是親故或會同僚伏臘歲序時有  
還往乃是嘗禮人情所通自今已後金吾更不須聞

奏時金吾將軍李翰伺察城中細事加以奏聞冀  
求恩寵人畏忌之徐州節度使張建封朝京師具  
奏之故  
有是詔

十五年九月詔自今已後二月一日九月九日每節

前放開屠一日

十六年二月詔應是功臣先有明勅或有枉犯令  
本司不令府縣官吏擅有笞撻自今已後有諸軍功  
臣官徒或因買賣詣色逋欠官錢延時不納宜牒送  
本軍徵收送納如不踈理收索卽具狀奏聞

憲宗元和元年二月詔京城內無故有人於街衢帶  
戎仗及聚射委吏執送府縣科決其隸諸軍者禁身  
奏聽進止

十月以西川平下制曰朕聞去天下之害者愛天下  
之利故陳諸原野非爲樂戰法彼震曜本於愛人五

材不可以去兵七德必先於禁暴皇王之道豈不然  
歟逆賊劉闢時之妖孽處宵形之內罔識君親同人  
代之間別爲梟獍因元臣之蓄聚恃庸蜀之江山誘  
誤生靈扇爲桀逆朕荷祖宗之丕業執邦國之大經  
人之亂嘗法所不捨乘茲衆憤爰戒徂征興戈矛於  
關西發介馬於兵部五營禁旅七萃神兵合貔武之  
雄援鷹揚之帥守無絕險進靡堅營麾城而壁壘皆  
空接刃而攙槍盡殪瓦解冰泮淮馬無餘微瀟彭濮  
從茲底定蕩三蜀之流患除一方之大殘豈予寡德  
能致於此斯皆宗社降佑啟無疆之休將士叶謀成

永康之福祇若靈睭嘉乃衆心予懷惕然若蹈冰水  
其收復成都諸大將擒獲劉闢軍將委崇文與都監  
軍使俱文琮條疏等第聞奏卽有甄升其賞物等節  
級分賜務令優厚投降將士亦委崇文文琮條次聞  
奏官軍陣亡將士等竝委崇文與監軍審勘具名銜  
事跡申奏卽與褒贈其家口等竝委本軍優賞五年  
一停衣糧竝委所在州縣速爲收葬仍量事致祭陷  
在賊中官吏百姓等應有節義著明無辜受戮者竝  
委節度使具名跡奏聞當與追贈仍優給其家又分  
疆設都蓋資共理形踈壤制亦在稍均將懲難以銷

丹府元龜 發號令  
萌在立防而不柰故賈生之議以楚益梁宋氏之規  
割荆爲郢酌於前事宜有變通其西川資簡陵榮昌  
瀘等六州宜割屬東川於戲制理經邦必垂意於未  
亂而養災蓄患固難禁於已然撲彼燎原至於用滅  
永言迷復載軫俱焚咨爾多方體予深意布告天下  
咸使聞知  
二年正月南郊赦書禁郵驛假託乘券天下百姓不  
得冒爲僧尼道士以避徭役其創造寺觀廣興土木  
者舉前勅處分之

二年正月詔自今已後應諸道有除官赴闕受代至  
京不得取本道錢妄稱進賀

四年七月詔東都諸軍不得擅有追百姓及輒禁於  
本司竝須牒府縣仍委東臺糾察

六年五月戊申御史臺奏諸司諸使應有提利錢戶  
請准臺省例如有過犯差遣竝任府縣處置從之

十年六月辛丑盜殺宰相武元衡戊申詔曰朕以不  
德君臨萬邦不敢自逸每懷兢惕而兇狡竊發殲我  
股肱是用當宁廢朝通宵忘寐永懷良輔何痛如之  
宜極搜擒以攄憤毒天下之惡天下共誅念茲匪庶  
固同憤嘆宜令京城及諸道所在同捕逐有能獲賊

者賜錢一萬貫仍與五品官有官超授如本雖同謀  
或曾停止但能糾告當舍其罪仍同此科敢有藏匿  
全家誅戮布告遠近使明知之於是京師大索坊市  
居人團保又載錢二萬貫分積東西市以明必賞自  
是索賊頗急公卿家有複壁重轅者畢察之

九月詔近緣東都盜賊事連僧徒因此所繇遂有覺  
察今既各有名籍不得恐動其已出城者所在安存  
其外國僧亦任隨便居止先是諸處獲賊牒者多是  
蕃僧因物色捕之其在京城近闕寺僧無親識者亦  
搜逐焉繇是恟恟皆已還俗充役或構訛言動京邑

帝察之故有是命

十二年二月詔京城居人五家爲保命朝官及官中  
條疏家人部曲及在宅參從人數送府縣其寺觀委  
兩街功德使團保虞二方之奸謀也

時鎮州王承宗  
蔡州吳元濟叛

四月詔曰列位選能切于守志公憂求瘼諒在親人  
言念疲黎載深注意自今已後刺史如有利病可言  
者不限時節任自表奏聞不須時節申報節度觀察  
使

是月中使劉奉禮宣應奉降旨及流人不得補職及  
流連宴會如擅離州具名聞奏

十四年二月詔曰竊孽背恩自取誅剪黎元不幸久  
陷兗殘王師有征義先拯物苟加殘暴諒匪予懷况  
諸軍討伐已來百姓歸投相繼旣是嘉恤尤宜撫存  
時屬春陽各務農業陶我惠化當令便安其淄青四  
面諸道兵馬應入賊界收城邑所至百姓明加曉諭  
任其營生輒不得妄行傷殺及有拘繫焚燒廬舍掠  
奪資產開發墳墓等事竝宜禁斷詔下之後已有處  
分今更申勅切在遵行

